朱子實記

朱子實紀

宋高宗建炎四年庚戌九月甲寅朱子生于延平尤溪之寓舍

朱子先世居歙州之黃墩唐天祐中遠祖瓌以刺史陶雅命領兵三千戍婺源因家邑之萬安鄉松巖里七傳至韋齋先生松當宣和末尉建之政和丁外艱時方臘亂睦道梗且貧不能歸遂葬其親于政和護國寺之側自後往來僑寓建劒二州是歲館于鄭氏而朱子生焉○按甲寅乃是月十五日相傳朱子生時婺源故宅井中有紫氣見

紹興元年辛亥 朱子二歲

二年壬子 朱子三歲

三年癸丑 朱子四歲○嘗指日問於韋齋曰日何所附曰附於天又問天何所附韋齋奇之○按行狀云能言韋齋指示曰此天也問曰天之上何物韋齋異之與此所記不同然當是一事其曰能言必三四歲時也

四年甲寅 朱子五歲始入小學 韋齋與內弟程復亨書云息婦生男名五二令五歲上學矣○按朱子小名沈郎小字季延此云五二蓋以行稱耳

五年乙卯 朱子六歲

六年丙辰 朱子七歲

七年丁巳 朱子八歲通孝經大義書八字於其上曰若不如此便不成人○閒從羣兒嬉遊獨以沙列八卦端坐默視

八年戊午 朱子九歲

九年己未 朱子十歲自知力學聞長者言輒不忘 按語錄云十數歲時讀孟子至聖人與我同類者喜不可言以為聖人亦易做

十年庚申 朱子十一歲 春韋齋出知饒州旋請祠朱子

侍學於家庭 初韋齋師豫章羅仲素先生與延平李先生為同門友聞龜山楊文靖公所傳河洛之學獨得古先聖賢不傳之遺意於是益自刻厲痛刮浮華以趍本實日誦大學中庸之書以用力於致知誠意之地自謂卞急害道因取古人佩韋之義名其齋以自警飭朱子之學固有自來矣

十一年辛酉 朱子十二歲

十二年壬戌 朱子十三歲

十三年癸亥 朱子十四歲 三月辛亥丁韋齋憂 韋齋卒于建之

水南享年四十七

稟學于胡籍溪劉草堂劉屏山三君子之門

先是韋齋疾革手自為書以家事屬少傅劉公子羽而訣于籍溪胡憲原仲白水劉勉之致中少傅之弟子翬彥冲且顧謂朱子曰此三人者吾友其學皆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即死汝往父事之而惟其言之聽韋齋歿少傅為築室於其里第之傍朱子遂奉母夫人遷而居焉乃遵遺訓稟學于三君子之門三君子撫教如子姪而白水劉公以其息女女焉然不數年二劉公相繼下世獨事籍溪胡公最久○朱子作屏山墓表有云先生病時某以童子侍疾一日請問平昔入道次第先生欣然告曰吾於易得入德之門焉所謂不遠復者乃吾之三字符也汝尚勉之又命字祝詞有云

木晦於根春容曄敷人晦於身神明內腴又云子德不日新則時予之恥言而思毖動而思蹟凜乎惴惴惟顏曾是畏其期望之意如此朱子晚歲猶書門符曰佩韋遵考訓晦木謹師傳蓋識父師之誨也草堂墓表有云初在太學訪伊洛程氏之傳得其書而抄誦之聞涪陵譙天授嘗從程子遊兼邃易學即往扣焉盡得其學之本末遂棄錄牒而歸過南都見元城劉公過毗陵見龜山楊公皆請業焉先生拜受其言精思力行踐履日以莊篤籍溪行狀有云先生從胡文定公學始聞河南程氏之說又嘗受學于譙公其言曰心為物漬故不能有見惟學乃可明耳於是喟然嘆曰所謂學者非克己功夫也耶由是一意下學不求人知一旦揖諸生歸故山文定稱其有隱君子之操朱子所淂

於三君子者
大略如此

十四年甲子 朱子十五歲 葬韋齋于白塔山 在崇安縣五夫里其
後改葬于武夷鄉上梅里寂歷山中峯之原○按
朱子皇考遷墓記云乾道六年七月遷于里之白
水鵝子峯下行狀又云慶元某年某月遷于寂歷
山豈韋齋之墓嘗再遷歟然行狀成於慶元五年
止云初藏地勢卑濕不著白水之遷又不載寂歷
的遷年月者竊意當乾道間墓記雖成不果于遷
其後始卜遷寂歷耳但明年庚申朱
子沒矣不知寂歷之遷果在何歲也

十五年乙丑 朱子十六歲○按語錄云某年十五
六時見呂與叔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一段解得痛快讀之未嘗不竦然警厲奮發

十六年丙寅 朱子十七歲○按語録云某年十六七時喫了多少辛苦讀書

十七年丁卯 朱子十八歲 秋請建州鄉擧 考官蔡茲謂人曰吾取中一後生三篇策皆欲為朝廷措置大事他日必非常人○按語録云某年十七八讀中庸大學每早起須誦十遍

十八年戊辰 朱子十九歲 春登進士第 王佐榜第五甲第九十人○按語録云某少年時做得十五六篇義後来只如此發擧及第人但不可不會作文字及其得也只是

如此或問先生省試報罷時如何曰某是時已自
斷定若不過省定不復應擧矣又云某年十五六
亦嘗留心于禪一日在劉病翁所會一僧與之語
見他說得也煞好及去赴試時便用他意思去胡
說試官爲某說動了遂得擧

夏准勅賜同進士出身

十九年己巳 朱子二十歲○按語錄云從十七八歲讀孟子至二十歲只逐句理會更不通透二十歲後方知只恁地熟讀自見得意思又云自十五六至二十歲史書都不要看但覺得沒要緊不難理會又云二十歲前得上蔡語錄觀之初用朱筆畫出合處再觀用粉筆三觀用墨筆數過之後全與元看時不同矣又云二十歲前已看得書大意如此又跋曾南豊帖云某年二十許

時便喜讀南豐先生
之文而竊慕效之

二十年庚午 朱子二十一歲 春始歸婺源省丘墓宗族 按虞學士集作復田記略云韋齋之仕于閩嘗質其先田百畝以為資同邑張敦頤教授于鄉請為贖之韋齋沒敦頤以書慰朱子於喪次而歸田焉至是朱子省墓婺源以祖入充祭祀省掃之用○時董琦侍朱子於鄉人之坐酒酣坐客以次歌誦朱子獨歌離騷經一章音吐鴻暢坐容竦然○有帖與內弟程洵論詩且曰學者所急亦不在此學者之要務反求諸己而已語孟二書精之熟之求所以見聖賢用意處佩服而力持之可也○按語録云縣有五通廟最靈恠某初還或勸謁之不往是夜

會飲厭酒遂動藏腑次日又偶有蛇在階窃衆以為不謁廟之故因告以某幸歸此去祖墓甚近若能為禍福請即葬某於祖墓之窃甚便其特立之操亦可見矣

二十一年辛未 朱子二十二歲 春銓試中等○夏告授左迪功郎泉州同安縣主簿

二十二年壬申 朱子二十三歲

二十三年癸酉 朱子二十四歲 夏始受學于延平李先生之門 李先生愿中受學于羅公仲素龜山倡道東南從遊甚衆語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者羅

公一人而已李先生實得其傳同門皆以為不及然樂道不仕人罕知之沙縣鄧迪天啓嘗曰愿中如氷壺秋月瑩徹無瑕韋齋深以為知言朱子少耳熟焉至是將赴同安故往見之○初朱子學靡常師出入於經傳泛濫於釋老者亦旣有年及見延平洞明道要頓悟異端之非盡能掊擊其失由是專精致誠剖微窮深晝夜不懈至忘寢食而道統之傳始有所歸矣○朱子嘗言初師屛山籍溪自見於道未有所得乃見延平又云自見李先生為學始能平實乃知向日從事於釋老之說皆非又云初見李先生說得無限道理李先生曰公恁地懸空理會得許多道理而面前事却理會不下道亦無他玄妙只在日用間着實做功夫處便自見得某後來方曉得他說故今日不至於無理會

耳又云赴同安任時年二十四始見李先生告之
學禪李先生但曰不是再三質問則曰且看聖賢
言語某遂將所謂禪權倚閣起取聖賢書讀之讀
来讀去日復一日覺得聖賢言語漸〻有味却回
頭看釋氏之說漸〻破綻罅漏百出又云李先生
令去聖經中求義理某後刻意經學推見實理始
信前日諸人之誤又云沈元用問尹和靖伊川易
傳何處是切要尹云體用一源隱顯無間此是最
切要處舉以問李先生李先生曰尹說固好然須
是看得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都有下落方始
說得此語若學者未曾子細理會便與他如此說
豈不誤他某聞之悚然始知前日空言無實全不
濟事自此讀書益加詳細○延平與其友羅愽文
宗禮書曰元晦進學甚力樂善畏義吾黨鮮有又

云此人極頴悟力行可畏講學極造其微處渠所以好
論難處皆是操戈入室須從原頭體認来所以好
說話某昔於羅先生得入處後無朋友幾放倒了
得渠如此極有益渠初從謙開善處下工夫来故
皆就裏面體認今既論難見儒者路脉極能指其
差誤之處自見羅先生来未見有如此者又云此
子别無他事一味潛心於此初講學時頗為道理
所縛今漸能融釋於日用處一意下工夫若於此
漸熟則體用合矣此道理全在日用處熟若靜處
有而動處無則非矣○按已上數條蓋非一時語
以其歲月無
考因聯書之秋七月壬寅之同安任丁酉子墊生
莅職勤敏纖悉必親郡縣長吏事倚以決苟利於
民雖勞無憚廨有燕坐之室更名曰高士軒而以

令甲凡簿所當為者大書揭之楣間職兼學事身
率諸生規矩甚嚴厲以誠敬開以義理初士子尚
循故態食已則去朱子為文勸諭之以為學如不
及猶恐失之此君子所以孳〻焉愛日不倦而競
尺寸之陰也今或聞諸生晨起入學未及日中而
各已散去豈愛日之意哉蓋今日之學者舍科舉
之業則無為也故苟足以應有司之求則至於惰
遊而不知反使古人之學止於如此則可以得志
於科舉斯已矣所以孳〻焉愛日不倦以至乎死
而後已者果何為而然哉諸君苟思於科舉之外
而知所以為學則將有欲已而不能者因選邑之
秀民充弟子員得許生升而愛敬之有柯翰者家
居教授常百餘人行峻不為苟合遂請為學職衆
益有所嚴憚不敢為非又以為區〻防之於法制

之末而理義不足以悅其心則亦無以使之知所趣而與於行乃增修講問之法使職事諸生相與漸摩理義有以博其內規矩有以約其外學者翕然從之以至學殿講座齋舍悉加整葺云○按七月下先紀壬寅次丁酉則壬寅二字必有一字誤

二十四年甲戌朱子二十五歲七月子埜生

二十五年乙亥朱子二十六歲正月請于帥府盡摸府中所有書以歸建經史閣以藏之而爲之守視出內暴凉之禁戒又料簡故匱治平中所藏書得尚可讀者二百餘卷悉上于閣學者得以覽觀焉○立故丞相蘊公頌祠以學術名節爲可師也○縣學釋奠舊例止以人吏

行事朱子至求政和五禮新儀印本於縣無之乃取周禮儀禮唐開元禮紹興祀令更相參考畫成禮圖訓釋辨明纖悉畢備執事學生得以日夕觀覽臨事無舛○朱子常病州縣之間士大夫庶民之家行禮為難因考釋奠儀著論以為宜取政和禮凡州縣官民所應用者别加纂錄號曰禮畧刋印而頒之州縣州縣刋印而頒之民間擇士之篤厚好禮者誦其說習其容州縣各為若干人廪之於學使行禮者有攷焉其祭器祭服皆給一為式使州縣倣而備之禮書之未備則更加攷正而皆為之圖與書並頒而藏之其拳拳於禮如此○按語錄云在同安夜聞鍾聲聽其一聲未絕而此心已自走作因此警懼乃

知為學須是專心致志

二十六年丙子朱子二十七歲七月考滿代者不至按語録云同安簿滿到泉州候批書客邸借得孟子一冊子細讀考尋得本意冬奉檄走旁郡因送老幼東歸

二十七年丁丑朱子二十八歲春返同安館于陳氏○六月作畏壘庵記冬十月代者卒不至以四考滿罷歸其去也士思其敎民懷其惠相與立祠于學

二十八年戊寅朱子二十九歲正月見李先生于延平○

十一月以養親丐祠十二月差監潭州南嶽廟歸自同安彌樂其道其於仕進泊如也

二十九年己卯朱子三十歲○三月作謝上蔡語錄後序八月召赴行在辭用執政陳俊卿薦也十一月省劄趣行辭朱子方控辭會言路有託抑奔競以沮之者以故不就○是歲籍溪胡公由司直改正字將就職朱子送行有詩曰執我仇〻詎我知謾將行止驗天機猿驚鶴怨渾閑事只恐先生袖手歸其後又寄詩曰先生去上芸香閣〻老新栽勿角冠留取幽人卧空谷一川風月要人着甕牖前頭翠作屏晚来相對靜儀刑浮雲一恁

閑舒卷萬古青山只麼青詳味此詩則朱子任道自重之意亦可畧見五峯胡宏曰此詩有體而無用因賡之曰幽人偏愛青山好為是青山青不老山中雲出雨太虛一洗塵埃山更好似為籍溪解嘲以其皆是歲事足以互相發明故附焉

三十年庚辰朱子三十一歲冬見李先生于延平退寓舍旁西林院閱月而後去〇按是歲延平與朱子書云聞召命不置復有指揮今来亦執前説辭之甚佳蓋守之已定自應如此

三十一年辛巳朱子三十二歲〇冬有與黃樞密論恢復書

三十二年壬午朱子三十三歲春迎謁李先生于建安遂與俱歸延平復寓西林者幾月○汪端明應辰嘗稱朱子師事延平久益不懈每一去而復来則所聞必益超絕蓋其上達不已日新如此夏五月祠滿復請六月

孝宗即位詔求直言八月應詔上封事是月得祠其畧曰帝王之學必將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夫事物之過乎前者義理所存纖微畢照則自然意誠心正而所以應天下之務者得矣至於記誦華藻非所以探淵源而出治道虛無寂滅非所以貫本末而立大中也又曰今日之計要在修政事攘夷狄而已然其計所以不時定者講和之

說起之也又曰陛下前日所歸占者皆天下所謂
忠臣賢士也誠與與之共圖天下之事使疎而賢者
雖遠不遺親而否者雖邇必棄毋主先入以致偏
聽獨任之譏毋篤私恩以犯示人不廣之戒進退
取舍惟公論是從則朝廷正而內外遠近莫
不一於正矣不報○十月作論語纂訓序

孝宗隆興元年癸未朱子三十四歲三月再召辭七月丁酉
行十月至行在辛巳入對垂拱殿其畧曰大學之
道本於格物格
物者窮理之謂也謂之理則無形而難知謂之物
則有迹而易覩必因物求理使瞭然無毫髮之差
則應事自然無毫髮之謬是以意誠心正而身修
家齊國治而天下平勸講之臣所以聞於陛下者

不過記誦詞章之習而陛下又不過求之老子釋
氏之書是以雖有生知之性高世之行而未嘗隨
事以觀理故天下之理多所未察未嘗即理以應
事故天下之事多所未明是以舉措之間動涉起
貳聽納之際未免蔽欺由不講乎大學之道而溺
心於淺近虛無之過也願博訪真儒知此道者講
而明之則今日之務所當為者不得不為所不當
為者不得不止上為之動容次論今之論國計者
三曰戰曰守曰和此三說者是非相攻可否相奪
談者各飾其私聽者不勝其眩由不折衷於義理
之根本而馳騖於利害之末流故也君父之讎不
共戴天者乃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凡有君臣父子
之性者發於至痛不能自已之同情而非專出於
一己之私也國家之與北虜其不可與共戴天明

矣今日所當為者非戰無以復讐非守無以制勝此皆天理之自然非人慾之私忿也三論先王制御夷狄之道其本不在威強而在乎德業其備不在邊境而在乎朝廷其具不在兵食而在乎紀綱願開納諫諍黜遠邪侫杜塞倖門安固邦本四者為急先之務庶幾形勢自強而恢復可冀矣時朝廷遣王之望使虜約和未還宰臣湯思退等皆主和議而近習曾覿龍大淵招權故奏及之三劄所陳不出封事之意而加剴切焉○先是朱子將趍召命問李先生所宜言以為今日三綱不立義利不分故中國之道衰而夷狄盛人皆趍利而不顧義而主勢孤朱子首用其說以對○按朱子與魏元履帖云初讀第一奏論致知格物之道天顔温粹酧酢如響次讀第二奏論復讐之義第三奏論言

路壅塞佞幸鴟張則不復聞聖語矣

十一月戊辰除武學博士晉成資闕拜命遂歸

是歲論語要義成有目錄序論語訓蒙口義成序既次論語要義又以其訓詁畧而義理詳殆非啓蒙之要因為刪錄以成此篇按此書當是成於元年二年之間○正月答陳漕書論鹽法六月荅汪尚書書論龜山語錄其後又屢論之

二年甲申朱子三十五歲

正月之延平哭李先生比葬又往會○先是閩帥汪應辰延請李先生至帥治坐語未終而卒

困學恐聞編成朱子嘗以困學名其燕坐之室因目其雜記之編曰困學恐聞按此書當是成於此年及次年春

乾道元年乙酉 朱子三十六歲 四月請祠 先是省劄趣就職既至而執政錢端禮等復主和論不合請祠歸 五月差監南嶽廟拜命 六月作戊午讜議序

云癸未之議發言盈庭其曰虜世讐不可和者尚書張公闡左史胡公銓而止耳自餘亦有謂不可和者而其說不出於利害之間又其餘則忘其讐昔之言厥或告之則曰處士之大言耳因讀魏元履所序次戊午讜議爲之流涕

二年丙戌 朱子三十七歲

三年丁亥 朱子三十八歲 八月如長沙訪南軒張公道經

昭武謁黃端明

端明名中字通老朱子以其齒德俱尊故先之以書請納拜之禮而見之○九月抵長沙留止兩閱月而行○按朱子與曹晉叔書云此月八日抵長沙今半月矣荷敬夫愛予甚篤相與講明其所未聞日有問學之益敬夫學問愈高所見卓然議論出人意表近讀其語說不覺胷中灑然誠可歎服又南軒贈行詩曰遺經得紬繹心事兩綢繆超然會太極眼底無全牛朱子答詩曰昔我抱氷炭從君識乾坤始知太極蘊要妙難名論謂有寧有迹謂無復何存惟應酧酢處特達見本根萬化從此流千聖同茲源曠然遠莫禦惕若初不煩又中和舊說序云予蚤從延平李先生學受中庸之書求喜怒哀樂未發之旨未達而先生沒聞張欽夫得衡山胡氏學則

是時有浪吟飛下祝融峯之句

往從而問焉是時范念德侍行嘗言二先生論中庸之義三日夜而不能合其後朱子卒更定其說以此觀之則二先生晤聚講論而深相契者大畧可見而未發之旨蓋終有未合也

十一月庚午偕南軒登衡嶽 至櫧州而別有南嶽唱酬集

己丑除樞密院編脩 用執政陳俊卿劉珙薦也越二日拜命

十二月至自長沙 與南軒別後遂偕范伯崇林擇之東歸掇拾道中所作詩得二百餘篇名東歸亂藁

四年戊子 朱子三十九歲

四月崇安饑朱子貸粟于府以賑之 時盜發浦城崇安人情大震朱子請于府貸粟六百斛籍戶口散給之民以不饑是冬有

年民願償粟於官知府事王淮俾留里中而上其籍於官社倉之法始此

編次程氏遺書成初二程子之門人各有所錄雜出並行間頗為後人竄易至是序次有倫去取精審學者始有定從而程子之道復明于世○凡載書成皆以序文歲月為定

五月兩被省劄趣就職辭申省乞嶽廟差遣

七月大水奉府檄行視水災

省劄再趣就職又辭時國子學錄魏掞之以論曾覿去國朱子遂力辭詳見次年夏秋與陳丞相汪尚書諸書

五年己丑朱子四十歲

正月戊午子在生○六月作大極通書後序

年七十

九月戊午丁母孺人祝氏憂丁祝孺人憂孺人歛八月省劄復趣行會處士確之女後贈碩人追封粤國夫人按朱子於父母墳墓所托之鄉人必加禮敬已以上則拜之

六年庚寅朱子四十一歲正月癸酉葬祝孺人于後山天湖之陽在建陽縣崇泰里名曰寒泉塢先生自作壙誌家禮成朱子居喪盡禮既葬日居墓側旦望則歸奠几筵蓋自始死至祥禫參酌古今咸盡其變因成喪祭禮又推之於冠婚共為一編命曰家禮既成為一童行竊去至易簀後其書始出其間有與先生晚歲之論不合者黃榦

云所輯家禮世多用之然其後亦多損益
未暇更定○七月作皇考朱府君遷墓記十二月
召赴行在以喪制未終辭侍郎胡銓以詩人薦與王庭珪同召
七年辛卯朱子四十二歲三月省劉侯服闋依已降指揮
○八月五夫三里剏立社倉朱子所居之鄉每歲春夏之交豪户閉糶
牟利細民發廩強奪動相賊殺易至擾攘遂曰前
所貸米剏立社倉為倉三亭一門墻守舍皆備其
規畫條約見社倉須知及社倉記又延和奏劄云
臣等措置每石量收息米二斗自後逐年依此斂
散或遇小歉即蠲其息之半大饑即盡蠲之至今
十有四年支息米造成倉廒三間收貯已將元米

六百石納還本府其見管三千一百石並係累年人户納到息米已申本府照會將來依前斂散更不收息每石只收耗米三升係臣與本鄉土居官及士人數人同共掌管遇斂散時即申府差縣官一員監視出納以此之故一鄉四五十里之間雖遇凶年人不闕食

十二月趣行以祿不及養辭省劄檢會服制已是從吉令依已降指揮疾速起發○按大全集此月省劄趣行至次年正月建寧府遞到二月始謝恩具辭則前此未嘗辭也以祿不及養辭六字起行

八年壬辰朱子四十三歲**正月編次論孟精義成**初學者讀二書未知折衷至是書出始知道之有統學之有宗因而興起者甚衆○是書初名要義改今名最後更

名曰集義二月以祿不及養辭○四月再趣行有旨林扸朱熹依已降指揮疾速起發赴行在資治通鑑綱目成初司馬公既編成通鑑又著目錄又著舉要曆胡文定公又著舉要補遺朱子因二公四書別為義例表歲以首年而因年以著統大書以提要而分註以備言大畧綱倣春秋而兼採群史之長目倣左氏而稽合諸儒之粹自有通鑑以来未有此書其後再加更定未畢然大經大法則已粲然矣六月省劄趣行辭以遺期親服辭十月西銘解義成自二程子皆推西銘為擴前聖所未發遊其門者必令看大學西銘而未有發明其義者朱子首為之解十二月省劄再趣

行辭〇八朝名臣言行録成按此書之成歲月無考然觀大全集此書序列于綱目序後當在是年或次年成耳

九年癸巳朱子四十四歲三月省劉再趣行又辭且乞差監嶽廟

四月太極圖傳通書解成其序畧曰周子之學其妙具於太極一圖通書之言皆發此圖之蘊而程子兄弟語及性命之際亦未嘗不因其說然周子既手以授二程而程本因附書後傳者見其如此遂誤以圖為書之卒章不復釐正使立象盡意之微旨暗而不明而驟讀通書者亦不復知有所統攝矣〇序尹和靖言行録五月有旨特與改秩宮

觀辭朱子旣累辭召命宰相梁克家因奏朱某累召不起宜蒙褒錄上曰朱某安貧守道廉退
可嘉特與改合入官主管
台州崇道觀任便居住六月編次程氏外書成遺書外取諸集錄參伍相除得十有二篇名曰外書而二程子之遺言備矣○九月序中和集解
十一月省劄檢會依已降指揮行下
淳熙元年甲午朱子四十五歲二月辭○三月省劄檢會不
許辭免指揮行下又辭○五月省劄再檢會依已
降指揮六月拜命初朱子以為改官賦祿蓋朝廷進賢賞功優老報勤之典乃使

小臣終年安坐一日無故而驟得之求退得進義所不安故三具辭免遜避逾年上意愈堅始拜命

二年乙未朱子四十六歲五月東萊呂公來訪講學于寒泉精舍編次近思録成呂公自東陽来會留止旬日相與掇周子程子張子書關大體而切日用者彙次成十四篇號近思録朱子嘗語學者曰四子六經之階梯近思録四子之階梯蓋言為學當自此而入也○其後守臨漳日添入數條刊之于學

餞東萊至鵝湖陸子壽子靜来會東萊歸朱子送之至信之鵝湖寺江西陸九齡子壽弟九淵子靜及清江劉清之子澄皆来會相與講其所聞二陸俱執己見不合而罷○鵝湖辯論今無所

考子壽詩云孩提知愛長知欽古聖相傳只此心大抵有基方築室未聞無址忽成岑留情傳註翻榛塞着意精微傳陸沉珍重友朋勤琢切須知至樂在如今子靜和云墟墓興哀宗廟欽斯人千古不磨心涓流積至滄浪水拳石崇成泰華岑易簡工夫終久大支離事業竟浮沉欲知自下升高處真偽先須辨只今朱子和云德業風流夙所欽別離三載更關心偶扶藜杖出寒谷又枉籃輿度遠岑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沉却愁說到無言處不信人間有古今以詩觀之則學之同異可畧見矣其後子壽頗悔其非而子靜終身守其說不變○後東萊與朱子書云子靜留幾日鵝湖氣象已全轉否若只就一節一日上受人琢磨其益終不大也朱子答書云子靜舊日規模終在其

論為學之病多說如此即只是意見如此即只是議論如此即只是定本某曰與說既是思索即不容無意見既是講學即不容無議論統論為學規模亦豈容無定本但隨人材質病痛而救藥之即不可有定本耳渠却云正為多是邪意見閑議論故為學者之病某云如此即是自家呵叱亦過分了須着邪字閑字方始分明不教人作禪會耳又教人恐須先立定本却就上面整頓方始說得無定本底道理今如此一槩揮斥其不為禪學者幾希矣渠雖唯唯然終亦未窮竟也又荅書云子壽雖已轉步而未曾移身然其勢久之亦必自轉回思鵝湖講論時是甚氣勢今何止什去七八邪又云子靜之病恐未必是看人不看理自是渠合下有些禪底意思又荅趙子欽書云子靜後来得書

愈甚於前大抵其學於心地功夫不為無所見但便欲恃此陵跨古今更不下窮理細密功夫卒并與其所得者而失之人欲横流不自知覺而高談大論以為天理盡在是也則其所謂心地功夫者又安在哉

七月作晦庵於蘆峯之雲谷 有雲谷記○跋袁機仲通鑑紀事本末

三年丙申 朱子四十七歲 二月歸婺源省先墓 有歸新安祭墓及祭告遠祖墓文時邑令張漢率諸生請講書于學辭復請撰藏書閣記許之而以程氏遺書外書文集經說司馬氏書儀高氏送終禮呂氏鄉約鄉儀等書留學中日與鄉人子弟講學于汪氏之敬齋隨

其資禀循誘不倦至六月初旬乃去○按朱子荅
東萊書云取道浦城以往自常山開化趍婺源又
云季通旦夕或同過婺源然後入淛又云某十二
日早達婺源乍到一番人事冗擾更一兩日徧走
山間墳墓歸亦不能久留也又作茶院朱氏譜序
云唐天佑中陶雅為歙州刺史初克婺源乃命吾
祖領兵三千戍之是為制置茶院府君卒塟連同
子孫因家焉先吏部於茶院為八世孫宣和中始
官建之政和而葬承事府君於其邑遂為建人淳
煕丙申熹還故里將展連同之墓則與方夫人十
五公馮夫人之墓皆已失之因亟詢訪得連同兆
域所在乃率族人言於有司而後得之然而三墓
者則遂不可復見至於蘆村府君其墓益遠居故
里者尤當以時相率展省更力訪求三墓而表識

與恐乞與

汪尚書賀韓尚書

之以塞子孫之責而熹之曾太父王橋府君無他子其墓在故里者特有薄田於其下得以奉守不廢當質諸有司以為祭田使後之子孫雖貧無得鬻云又按程學士敏政送朱子裔孫楙序云聞之長老淳熙中文公歸展祖墓慨然思返其故廬因挾西山蔡元定與俱蔡氏雖精于堪輿之說而實則闔産力勸文公還闔則先生平日惓惓于新安之山水可知已○已上數條有關省墓時事故附焉

六月除秘書省秘書郎辭○七月荅汪尚書書云熹狷介之性矯揉萬方而終不能回迂踈之學用力既深而自信愈篤以此自知決不能與時俛仰以就功名故二十年來甘自退藏以求已志所願欲者不過脩身守道以終餘年因其暇日諷誦遺經參考舊聞以求

聖賢立言本意之所在旣以自樂間亦筆之於書以與學者共之且以待後世之君子而已此外實無毫髮餘念也

八月不允再辭仍舊宮觀 時上諭大臣欲奬用廉退之士叅政龔茂良以朱子操行耿介屢召不起為言遂有此除朱子以改官之命正以嘉其廉退之節今乃冒進擢之寵是左右望而罔市利乃辭會有言虛名之士不可用者以故再辭遂差主管武夷山冲佑觀

十一月令人劉氏卒 次年二月葬於建陽縣之唐石大林谷名其亭曰宰如而規壽藏於其側名其菴曰順寧

四年丁酉 朱子四十八歲

六月論孟集註或問成 朱子旣編次論

孟集義又作詳說旣而約其精粹妙得本旨者為
集註又疏其所以去取之意為或問然恐學者轉
而趍薄故或問之書未嘗出以示人時書肆有竊
刋行者亟請諸縣官追索其板故惟學者私傳録
之後其集註刪改日益精密而或問則不復釐正
故其去取間有不同者然辨析毫釐互有發明亦
學者所當熟味也
詳說即訓蒙口義

十月周易本義詩集傳成

詩自
毛鄭以来皆以小序為主其與經文外戾則穿鑿
為說以通之前後諸儒莫能釐正朱子獨以經文
為主而訂其序之是非復為一編附寘經後以還
其舊又荅東萊書云讀易之法竊疑卦爻之詞本
為卜筮者斷吉凶而因以訓戒至彖象文言之作
始因其吉凶訓戒之意而推說其義理以明之後

人但見孔子所說之義理而不復推本文王周公之本意因鄙卜筮為不足言而其所以言易者遂遠於日用之實類皆牽合委曲偏主一事無復包含該貫曲暢旁通之妙若但如此則聖人當時自可別作一書明言義理以詔後世何用假託卦象為此艱深隱晦之辭乎○十一月跋麻衣易說

五年戊戌 朱子四十九歲 八月差知南康軍辭不允令疾速之任候任滿前來奏事 宰相史浩必欲起朱子或言宜以外郡處之差權發遣南康軍事兼管內勸農事仍借緋 十月丐祠 東萊累書勉行南軒亦謂須一出為善雖去就出處素有定論然更須斟酌消息勿至已甚苟一向固拒則上之人謂賢者不肯為用於

大體却有害也朱子於是始有出意十一月省劄檢會已降指揮十

二月又趣之任

六年己亥朱子五十歲正月復丐祠未報啓行至信州鉛山俟命寓止崇壽僧舍陸子壽来訪○跋婺源縣中庸集觧周子通書板本二月在道丐祠省

劄趣行○三月再趣行是月晦到任首下教三條

一以郡土瘠民稀役煩稅重求所以寬卹之方俾士人父老僧道軍民有能知利病之源者悉具以陳二俾管下士民鄉鄰父老歲時集會教戒子弟使脩孝悌忠信之行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

上篤厚親族和睦鄉鄰有無相通患難相恤以成風俗之美三俾鄉黨父老各推擇其子弟之有志於學者遣入學當以暇時與學官同共講說經旨以誘掖之庶長才秀民為時而出○每五日一詣學首為諸生講說大學終篇則令學官授以論語覆試未通則為敷暢其旨疊疊不倦郡之有賢德者禮之以為學職士風翕然丕變

立濂溪周先生祠于學宮以二程先生配別立五賢堂以祠陶靖節劉西澗父子李公擇陳了齋先是移文教授司户以為蒙恩假守畀付民社固將使之宣明教化篤厲風俗非徒責以簿書期會之最而已其為訪尋陶威公侃謝文靖公安陶靖節先生滔前朝孝子司馬暠熊仁瞻義門洪氏等遺跡與夫

白鹿洞學館之廢址濂溪先生周公西澗先生劉公了齋先生陳公祠宇之有無並覈其實以告至是施行○按三先生祠張南軒為記五賢祠尤延之為記○五月序再定太極通書 六月奏

乞蠲減星子縣稅錢事下戶部戶部下漕司責以對補會有言庶僚不當用劄子奏事者 禁別籍異財已犯者復合之○六月記引以自劾 濂溪先生事實八月跋濂溪拙賦愛蓮說跋伊川先生易傳板本 十月復建白鹿洞書院以雨不時高仰之田告病行視陂塘並廬山而東得樵者指示白鹿洞書院故基喜其四面山水清邃環合真群居講學遯迹著書之所遂命教官及星子令郎其故址復建書院且言於朝得賜敕額及賜御書

訪尔倣

石經監[illegible]九經又捐俸買書以益之置田以贍来學者數月告成率郡僚寓公過容學徒釋菜于先聖先師以落之吕東萊為記每休沐輙一至諸生質疑問難誨誘不倦退則相與倘徉泉石間竟日乃返又與時宰書乞復洞主廢官使得備員與學徒講道其間假之稍廩略如祠官之入不報○初欲訪唐開元禮只為虗殿遇釋奠釋菜旋立主行事後守錢子言不可遂塑像設如今州縣學制云○約聖賢教人為學之大端條列以示學者為說以勉之而去學規不用規模廣大功夫切容足為萬世學者定式又嘗為賦以紀復建本末卒章云曰明誠其兩進抑敬義其偕立允莘摯之所懷謹巷顏之攸執彼青紫之勢榮亦何心乎俛拾明誠敬義四字其示學者尤切○按語錄云大學中庸

語孟諸文字皆是五十歲以前做了 十二月申請陶威公廟額

七年庚子 朱子五十一歲 正月丐祠未報○二月南軒張公訃至罷宴哭之 時南軒卒于江陵府治朱子為文祭之畧曰盖有我之所是而兄以為非亦有兄之所然而我之所議又有始所共向而終悟其偏亦有早所同擠而晚得其味盖繳紛往返者幾十有餘年末乃同歸而一致又曰兄喬木之故家我衡茅之賤士兄高明而宏博我猶狹而迂滯故我嘗謂兄宜以是而行之當時兄亦謂我盍以是而傳之来裔盖雖隐顯之或殊實則交須而共濟不惟相知之甚審抑亦自靖而無愧觀此則二先生志同道合與所以相期任者可

見矣又與呂東萊書云欽夫云見某諸經說乃知
閑中得就此業殆天意也因此畧述向來講學與
所以相期之意而嘆吾道之孤且窮於欽夫則不
能有所發明也○朱子作南軒墓誌云常言學莫
先於義利之辨而義也者本心之所當為而不能
自已非有所為而為之者也一有所為則皆人欲
而非天理矣斯乃擴前聖之所未發而與性善養
氣之論同功因附見焉○按大全集朱子與南軒
書辨論太極仁語孟中庸諸說甚詳
三月復丐祠不允○脩學申省乞以
泗水侯孔鯉從祀先聖申部乞檢會政和五禮新
儀內州縣臣民合行禮制鏤板行下諸路州軍其
壇壝冕服制度亦乞詳畫圖本須下以憑遵守後
又申省以禮部符下政和五禮祭祀儀式頗未詳

備乞討論行下以成全書四月申減三縣科紐木炭錢歲減錢二千緡

應詔上封事時詔監司郡守條具民間利病遂上疏言天下之大務莫大於恤民恤民之本又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紀綱今日民間特以稅重為苦正緣二稅之入朝廷盡取以供軍而州縣無復贏餘則不免於二稅之外別作名色巧取於民今民貧賦重若不討理軍實去其浮冗則民力決不可寬惟有選將吏覈兵籍可以節軍貲開廣屯田可以實軍儲練習民兵可以益邊備今日將帥之選率皆膏粱子弟廝役凡流所得差遣為費已是不貲到軍之日惟望裒斂刻剝以償債負總餽餉之任者亦皆倚負幽陰交通貨賂其所驅催東南數十州之脂膏骨髓名為供軍而輦載以

輸權倖之門者不可以數計是以比年以来生民
日益困苦無復聊賴有識之士私議竊歎以為莫
大之禍必至之憂近在朝夕顧陛下未之知耳為
今之計欲討軍實以紓民力則必盡反前之所為
然後乃可冀也所謂其本在於正心術以立紀綱
者蓋天下之紀綱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
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紀綱有所繫而立
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
歸閉塞私邪之路然後乃可得而正今宰相臺省
師傅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
謀議者不過一二近習之臣此一二小人者上則
蠱惑陛下之心志使陛下不信先王之大道而說
於功利之卑說不樂莊士之讜言而安於私褻之
鄙態下則招集天下士大夫之嗜利無耻者文武

彙分各入其門所喜則陰為引援擢寘清顯所惡則密行訾毁公肆擠排交通貨賂則所盜者皆陛下之財命卿置將則所竊者皆陛下之柄陛下所謂宰相師傅賓友諫諍之臣或反出入其門墻承望其風旨其幸能自立者亦不過齪齪自守而未嘗敢一言以斥之其甚畏公論者乃畧能警逐其徒黨之一二旣不能深有所傷而終亦不敢明言以擣其囊橐窟穴之所在勢成威立中外靡然向之使陛下之號令黜陟不復出於朝廷而出於此一二人之門名為陛下之獨斷而實此一二人者陰執其柄盖其所壞非獨壞陛下之紀綱乃併與陛下所以立紀綱者而壞之則民又安可得而恤財又安可得而理軍政何自而脩土宇何自而復宗廟之讐恥又何自而可雪耶䟽入上讀之大怒

命朱子分析宰相趙雄詭辭救解乃已

秋旱甚竭力為荒政備先是大旱盛暑中禱祠山川却蓋暴露蔬食踰月恐懼憂勞無頃刻暇雨以人户迯移自劾不報至是約苗失收什八已上乃竭力措置為荒政備首諭民毋流移以待賑恤使主户各存濟其客户富民無增穀價以救鄉閭令飢民毋得強糴而勸種蕎麥以接食隱度常平義倉為數甚少乃勸富室分認米數會詔江東帥守恤民隱決滯獄以銷旱災且頒勸分賞格回即二事推廣為奏乞降特旨減前所申星子縣稅及三年赦文已蠲官租禁州郡勿得催理若囚繫淹延則在特詔大臣一員專督理官嚴立程限排日結絶行下乃可遂以賞格喻先已認米之富室合得二萬石使椿留以待復奏請截留

綱運乞轉運常平兩司錢米充軍粮備賑濟申嚴鄰路斷港遏糴之禁而通誘客舟選官吏授以方畧俾視境内具知荒歉分數户口多寡蓄積虚實既覈飢民之數乃造曆頭牌面置簿曆印付三縣俾散給之郡濵大江舟艤岸者遇大風輙淪溺至是募民築堤捍舟冀稍振業飢者舟患亦息預戒三縣每邑市鄉村四十里則置一場以待賑糴合爲三十五場其闕食甚者先賙濟焉○八月與東萊書論憂旱致疾

冬以旱傷分數告于朝乞蠲閣稅租

本軍苗米四萬六千五百餘石檢放三萬七千四百餘石有旨三等以下人户夏稅畸零並與倚閣放數既寬民以故無流徙○按語録云在南康時才見旱便剗刷官錢物庫中得三萬貫唯擬糴米添支

官兵却去上供錢內借三萬貫糴米賑糶早時糴得却糶錢還官中解發是以不闕事 十一月作卧龍庵祠諸葛武侯菴在廬山之陽五老峰下朱子自為記越數百步面龍潭作亭為民禱賽之所命之曰起以為歲適大侵龍之淵卧者可以起而天行矣皆指俸資而屬西原隐者崔嘉彥董其役官民咸無預焉畫諸葛武侯像於堂中復書武侯制表中語宏毅忠壯忘身憂國鞠躬盡力死而後已一十六字於亭之楣間其微意必有識之者矣○跋語孟要義

八年辛丑朱子五十二歲 正月開場濟糶初既分場選見任寄居指使添差監押酒稅監廟等大小使臣三十五員各從一場以轄糶濟而分委縣官巡察之以戢減剋乞覔

之弊至是人户赴場就糴其鰥寡孤獨之人則用常平米依令賑濟既又慮農事將起民間乏錢則凡合糴者皆濟半月大人一斗五升小兒七升五合皆一頓與之都昌無米則自郡運而往千里之内莫不周浹閏三月望以二麥秀茂食新不遠糴濟結局凡活飢民大人一十二萬七千六百七口小兒九萬二百七十六口其施設次第人爭傳録以為法時孝宗臨御久垂意恤民凡所奏請無不畫可至撥借上供錢物糴米賑糶復求旱餘苗米亦盡得之以故得行其志民無流離捐瘠之患

二月陸子靜来謁 子靜来請書其兄教授墓誌銘朱子率僚友諸生與俱至白鹿洞書院請升講席子靜以君子小人喻義利章發論大畧謂科舉之士日從事聖賢之書而志之所

是年二月先生妹劉子翔彦集妻吳郡朱氏年四十三卒

向專在乎利必於利欲之習怛然為之痛心疾首專志乎義而日勉焉博學審問謹思明辨而篤行之斯謂之君子朱子以為切中學者隱微深錮之病請書于簡以諗同志○按朱子荅東萊書云子靜近日講論比前亦不同然終有未盡合處幸其却好商量亦彼此有益也又荅劉子澄書云子靜一味是禪却無許多功利術數目下收拾得學者身心不為無力然其下梢無所据依恐亦未免害事也

三月除提舉江西常平茶鹽 初到南康有任滿奏事之旨將滿廟堂議遣使蜀上意不欲其遠去遂除此職然猶待次朱子愛君之誠深願見上以罄平生之蘊既不獲前乃奏本職四事一請勿拘對補之說特旨蠲減星子縣稅二請照賞格補授諸出粟人使民間

早獲為善之利三以為救荒之政蠲除賑貸固當汲汲於其始而撫摩存養尤當講之於其終請凡被災之郡盡令年毋得理積年久欠而去年倚閣夏稅悉與蠲放上二等户亦有出粟減價賑糶而不及賞格者亦請許其多作料數帶補去年夏稅殘欠如此則無一夫一婦不被堯舜之澤矣其四則申言白鹿賜敕額及監本九經多施行者

閏三月合符解紱東歸朱子治郡視民如傷至姦豪侵暴細民撓法害政擇其一二尤者繩治不少貸尤以厚人倫美教化為急務風俗丕變文學行義之士彬彬出焉

四月過九江拜濂溪先生書堂遺像劉子澄來謁請為諸生說太極圖義濂溪曾孫玄孫談食于光風霽月亭朱子題名

以誌之渡湖口以是月十九日至家

七月除直祕閣

以脩舉荒政民無流殍除朱子以前所勸出粟人未推恩不拜告下復辭不允

東萊呂公訃至為位哭之

朱子以東萊與南軒相繼下世深痛斯文之不幸既為位而哭復遣奠於其家○呂公定周易為十二篇以復古經之舊朱子深喜而從之又謂大事記一書自成一家之言有補學者故祭文有事記將誰使續之語蓋歎其難繼也又與呂公帖云昨扣比日講授次第聞只令諸生讀左氏及諸賢奏疏至於諸經論孟則恐學者徒務空言而不以告也此恐未安蓋為學之序為已而後可以及人達理而後可以制事故程子教人先讀論孟次及諸經然後看史其序不可亂也若恐其徒務空言但

當就論孟經書中教以躬行之意庶不相遠至於左氏奏疏之言則皆時事利害而非學者切身之急務也其爲空言亦益甚矣而欲使之從事其間而得躬行之實不亦背馳之甚乎二先生切磨之意此可槩見

八月改除提舉浙東常平茶監時浙東荐饑上軫宸慮遂拜命不敢辭即日單車上道辭前所授職名仍乞奏事十月堂帖趣南康出粟人已推恩乃受職名○九月跋劉子澄所編曾子

十一月己亥奏事延和殿朱子去國二十年一得見上極陳災異之由與夫脩德任人之說凡兩劄大畧謂陛下臨御二十年閒水旱盜賊畧無寧歲意者德之崇未至於天歟業之廣未及於地歟政之大者有未舉而小者無所繫歟刑

之遠者或不當而近者或幸免歟君子有未用而小人有未去歟大臣失其職而賤者竊其柄歟直諒之言罕聞而謟諛者衆歟德義之風未著而汙賤者騁歟貨賂或上流而恩澤不下究歟責人或已詳而反躬有未至歟夫必有是數者而後足以召災而致異又言陛下即政之初蓋嘗選建豪英任以政事不幸其間不能盡得其人是以不復廣求賢哲而姑取軟熟易制之人以充其位於是左右私褻使令之賤始得以奉燕閒備驅使而宰相之權日輕又慮其勢有所偏而因重以壅已也則時聽外廷之論將以陰察此輩之負犯而操切之陛下旣未能循天理公聖心以正朝廷之大體則固已失其本矣而又欲兼聽士大夫之公言以為駕御之術則士大夫之進見有時而近習之從容

無間士大夫之禮貌旣莊而難親其議論又苦而難入近習便辟側媚之態旣足以蠱心志其胥吏狡獪之術又足以眩聰明此其生熟甘苦旣有所分恐陛下未及施其駕馭之術而已墮其數中矣是以雖欲微抑此輩而此輩之勢日重雖欲兼采公論而士大夫之勢日輕重者旣挾其重以竊陛下之權其輕而奸者又借力於所重以爲竊位固寵之計中外相應更濟其私日往月來浸淫耗蝕使陛下之德業日隳綱紀日壞邪倿充塞貨賂公行兵愁民怨盜賊間作灾異數見饑饉荐臻群小相挻人人皆得滿其所欲惟有陛下了無所得而國家顧乃獨受其弊上爲動容竦聽因條陳救荒之策首劉畫爲七事其一以爲救荒之務早行檢放從實蠲減其二勸分之數量與增減使得其平

其三上户蓄米不多特許減半推賞使應募者衆其四乞撥豐儲倉米三十萬碩以備糴濟其五民間官物並與住催其户部指定支遣之數且於內庫支借紹興丁錢宜預行蠲放其六受命之初即嘗印榜招海商販廣米至浙東許以不受力勝及雜稅錢到則依價出糶更不裁減其七乞申嚴行下官吏奉行不虔者奏劾老病昏愚者汰遣惻怛愛民才力可仗者許不拘文法時暫差權謂如治獄捕盜官不許差出之類仍依富弼趙抃例通差得替待闕宮廟持服官時暫管幹次復陳二說乞著令自令水旱約及三分以上第五等户並免檢踏具帳先與全户蠲放如及五分以上則第四等户亦如之及推行崇安社倉法於天下

十二月視次言紹興和買均數之重請革其弊

事于西興朱子旣至司則前所募海商米舟已輻輳矣日與僚屬寓公鈎訪民隠規畫纖悉晝夜不倦至廢寢食分畫旣定則親出按歷始於會稽諸縣次及七郡窮山長谷靡所不到拊問存恤不遺餘力然每出皆乘輕車屛徒御一身所需皆自齎以行秋毫不及州縣以故所歷雖廣而部内不知官吏憚其風采夙夜戒飭常若使者壓其境至有自引去者婺有朱縣尉不伏賑糶及紹衢屬吏賈祐之等不恤荒政皆按劾其罪大抵措畫類南康時而用心尤苦所活不可勝計○有短

先生者謂其疎於為政上謂宰相王淮曰朱某政事却有可觀

九年壬寅朱子五十三歲正月條奏巡歷諸郡救荒事宜

且乞借撥官會給降度牒推賞獻助人又請
將山陰等縣下户夏税秋苗丁錢並行住催 頁詔

捕蝗復奏疏言事 畧云為令之計獨有斷自聖心
沛然發號責躬求言然後君臣
相戒痛自省改其次惟有盡出内庫之錢以供大
禮之費為收糴之本詔户部無得催理舊欠詔諸
路漕臣遵依條限檢放税租詔宰臣沙汰被災路
分州郡監司守臣之無狀者遴選賢能責以荒政
庶幾猶足以下結人心消其乘時作亂之意不然
臣恐所憂者不止於餓殍而在於盜賊蒙其害者
不止於官吏而上及於國家也復上時宰書畧云
朝廷愛民之心不如惜費之甚是以不肯為極力
救民之事明公憂國之念不如愛身之切是以但
務為阿諛順旨之計然民之與財孰輕孰重身之

與國孰大孰小財散猶可聚民心一失則不可復
收身危猶可安國勢一傾則不可復正至於民散
國危而措身無所則其所聚有不為大盜積者邪
淂旨頒行社倉之法
其法須下台婺有應時為之者
條奏紹興和買之弊
與帥守同上其說欲乞痛減歲
額然後用貫頭均紐仍用高下等第均
數而免下户出錢使得相乘除以優之
奏免台州丁絹
本州丁絹錢有抑納陪輸之患奏乞每丁納半錢半絹
條奏義役之法
條具差役利害凡數千言上之義役之法請令民
均出義田羅去役首免排役次官差保正副長輪
收義田仍令上户無充户長
奏立沿海四州鹽法
乞倣福建下四州產鹽法

行之

奏改諸郡酒坊

倣處州萬户酒法○救荒之餘凡可以便民者憂深慮遠莫不規為經久之計

劾奏前知台州唐仲友不法

七月巡所部將趨温州涉台州境民訴太守新除江西提刑唐仲友不法者紛々急趨台城則訴者益衆至不可勝窮因盡得其促限催稅違法擾民貪汙淫虐蓄養亡命偷盜官錢偽造官會等事節次劾之仍送紹興鞫實丞相王淮與同里閈為姻家匿不以聞仲友亦自辨且乞送浙西無礙官體究未幾仲友罷新任初王相營救甚至而紹興獄具情得按章至十上丞相度其勢益熾乃取首章語未甚深者及仲友自辨疏同上曲說開陳故他無鐫削止罷新任台州久旱雨遂大注是歲穀重熟

毀秦檜祠

永嘉學有秦檜祠移文毀之八月除直徽猷閣以賑濟有勞進職二等改

除江西提點刑獄辭詔去冬已經奏事不候受告疾速之任蓋奪仲友新任也

詔與江東提刑梁總兩易其任再辭九月進職命下朱子辭以

徒費大農數十萬緡之積而無以全活一道饑饉流殍之民躐等疏榮懼非所以示勸懲况近按唐仲友反為所訴雖已罷其新任而根究指揮尚未結絕方藉藁以俟斧誅豈敢遽竊恩榮以紊賞刑之典新命至即日解職還家亟具辭免大畧以為所除官乃填唐仲友闕蹊田奪牛之誚雖三尺童子知其不可臣愚何敢自安願得歸耕故壟畢志舊聞詔與江東梁總兩易力辭且言祖鄉隷江東

墳墓田産合該迴避詔特免迴避復辭以為令来所除仍司按察若復奉公守法則恐如前所為或至重傷朝廷事體若但觀勢徇私又恐下負夙心上孤眷使乞特與祠使得卒其舊業退避仇怨時辭職不允之命同下又辭以為前按唐仲友既不差官體究恐臣所按有不公不實之罪難以例沾恩賞詔並不許

十一月受職名力辭新任乞祠

極言昨来所按贓吏黨與衆多棊布星羅並當要路自其事發以来大者宰制斡旋於上小者馳騖經營於下所以蔽日月之明而損雷霆之威者臣不敢論若其加害於臣不遺餘力則遠至於師友淵源之所自亦復無故横肆觝排向非聖明洞見底蘊則不惟不肖之身反為魚肉而其變亂白黑詿誤聖朝又有不可

勝言者時吏部尚書鄭丙監察御史陳賈奉時相意上疏毀程氏之學以陰詆朱子故奏及之

十年癸卯 朱子五十四歲 **正月詔與宮觀** 上覽奏知不可強起詔朱某累乞祠可差主管台州崇道觀 **二月拜命** 初朱子起守南康使浙東始有以身徇國之意所立卓然可紀及是知道之難行退而奉祠杜門不出海內學者尊信益衆然憂世之意未嘗忘也有感春賦 **四月武夷精舍成** 正月經始至是落成始居之四方士友来者甚衆有精舍雜詠并序

十一年甲辰 朱子五十五歲 **力辨浙學之非** 朱子還自浙東見其士習

馳騖於外每語學者且觀孟子道性善及求放心
兩章務收斂凝定以致克已求仁之功而深斥其
所學之誤以為舍六經語孟而尊史遷舍窮理盡
性而談世變舍治心脩身而喜事功大為學者心
術之害極力為呂祖儉潘景愈孫應時輩言之○
荅呂祖儉書云大抵此學以尊德性求放心為本
而講以聖賢親切之訓以開明之若通古今考事
變則亦隨力所至推廣增益以為補助耳不當以
彼為重而反輕凝定收斂之實少聖賢親切之訓
也若如此說則是學問之道不在於已而在於書
不在於經而在於史為子思孟子則孤陋狹劣而
不足觀必為司馬遷班固范曄陳壽之徒然後可
以造於高明正大簡易明白之域也夫學者既學
聖人則當以聖人之教為主今六經語孟中庸大

學之書具在彼以了悟為高者既病其障礙而以為不可讀此以記覽為重者又病其狹小而不足觀如此則是聖人所以立言垂訓者徒足以誤人而不足以開人孔子不賢於堯舜而達磨遷固賢於仲尼矣無乃悖之甚耶答潘景愈書云示喻漢唐初事以兩家論優劣則然〻以三代之天吏言之則其本領恐不但如此若子房孔明之所僶勉亦正是渠欠闕處吾輩正當以聖賢為師取其是而鑒其非不當以彼為準則也令人只為不見天理本原而有汲〻以就功名之心故議論見識往往卑陋多遷就下梢頭只是成就一箇私意更有甚好事又曰六國表議論乃是衰世一種卑陋之說吾輩平日講論聖賢何為卻取此等議論以為標的恐是日前於根本上不曾大段用功而便於

討論世變著力太深所以不免此弊又與劉子澄書云伯恭無恙時愛說史學身後為後生輩糊塗說出一般議論賤王尊覇謀利計功更不可聽子約立脚不住亦曰吾兄蓋嘗言之云爾中間不免極力排之今幸少定然其彊不可令者猶未肯竪降幡也○是年春讀東莱桑中詩說著論辨之十二月序資治通鑑擧要曆

十二年乙巳 朱子五十六歲 二月崇道秩滿復丐祠○四月拜華州雲臺之命○八月有記孫覿事

十三年丙午 朱子五十七歲 三月易學啓蒙成 易經自文王以前皆

為卜筮至夫子作十翼專用義理發揮經言而未
行於世遭秦煨燼易以卜筮故獨得全迄于漢魏
流為讖緯之學王弼始刊落象數釋以淸談諸儒
因之至伊川程子始發明孔氏之微言而卦爻之
本則未及焉康節邵子傳伏羲先天圖蓋得其本
而亦未及於卜筮也朱子旣推羲文之意作周易
本義又懼學者未明厥旨乃作啓蒙四篇以為言
易不本象數旣支離散漫而無所根著其本象數
者又不知法象之自然未免牽合附會故其篇目
以本圖書原卦畫明蓍策考變占為次凡掛揲及
變爻又皆盡破古今諸儒
之失而易經始還其舊

八月孝經刊誤成○與劉子
澄書云諸書今歲都脩
得一過儘簡易條暢

十四年丁未 朱子五十八歲 正月至莆中哭陳福公 以三紀遊
從晚歲知已且為中興賢輔故千里赴弔為文祭之○序律呂新書 三月編次小學
書成 朱子既發揮大學以開悟學者又懼其失序無本而不足以有進也乃輯此書以訓蒙士
使培其根以達其支內篇四曰立教曰明倫曰敬
身曰稽古外篇二曰嘉言曰善行雖已進乎大學
者亦浔以無補之於後
脩身之事此畧備焉 差主管南京鴻慶宮四月
拜命○五月答陸子靜書 七月除江西提點刑獄辭不允 時上
諭宰執楊萬里封事薦朱某久閒可與監司周必
大議除轉運副使或謂金穀非所長故有是命○

九月記周子通書後十月拜命按大全集辭免狀劄俱無拜命之文十月拜命四字疑衍○十一月跋程董二生學則

十五年戊申朱子五十九歲正月趣奏事之任以疾辭不允○二月題太極西銘解後三月遂行在路兩丐祠○五月復趣對○六月壬申奏事延和殿會宰臣王淮罷政乃以其月入國門丞相周必大令人諭意云上問朱某到已數日何不請對遂詣閤門進榜子有旨初七日後殿班引及對上迎謂之曰久不見卿卿亦老矣自陳昨任浙東提擧日荷聖恩保全上曰浙東救荒煞究心

又言蒙除江西提刑衰朽多疾不任使令上曰知
卿劉正今留在此待與清要差遣不復勞卿州縣
奬諭甚渥再三辭謝方出奏劄上曰正所願聞其
一言臯陶作士明刑以弼五教三代之制亦曰凡
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推之
後世論刑不知出此其陷於申商刻薄者旣無足
論至於鄙儒姑息之論異端報應之說俗吏便文
自營之計則又一以輕刑為事然刑愈輕而愈不
足以厚民之俗往往反以長其悖逆作亂之心則
不講乎先王之法之過也伏見近年以來涉於人
倫風化之本者有司議刑卒從流宥之法伏願深
詔中外典獄之官凡有獄訟必先論其尊卑上下
長幼親疎之分而後聽曲直之辭凡以下犯上以
卑凌尊者雖直不右其不直者罪加凡人之坐其

有不幸至於殺傷者雖有疑慮可憫而至於奏讞
亦不許輒用擬貸之例上曰似如此人只貸命有
傷風教不可不理會其二言令天下之獄死刑當
決者皆自縣而達之州自州而達之使者其有疑
者又自州而上之朝廷自朝廷而下之棘寺棘寺
讞議而後致辟焉其維持防閑可謂周且審矣然
而憲臺之所詳覆棘寺之所讞議者不過受成州
縣之具獄使其文案粗備情節稍圓則雖顛倒是
非出入生死有不得而察也是故欲清庶獄之源
者莫若遴選州縣治獄之官竊見縣獄止是知縣
獨員推鞫一或不得其人則拆換欵詞變亂情節
無所不至欲望明降指揮令縣丞同行推訊無丞
處即用主簿仍遇大囚到獄即限兩日內具入門
欵先次飛申本州及提刑司照會庶幾粗革舊弊

其三言經総制錢其四言諸州科罰上曰聞多是
羅織富民其五乃言陛下即位二十有七年而因
循荏苒無尺寸之効可以仰酧聖志甞反覆而思
之無乃燕閒蠖濩之中虛明應物之地天理有未
純人欲有未盡歟天理未純是以為善不能充其
量人欲未盡是以除惡不能去其根一念之頃公
私邪正是非得失之機朋分角立交戰於其中故
體貌大臣非不厚而便嬖側媚得以深被腹心之
寄寤寐豪英非不切而柔邪庸繆得以久竊廊廟
之權非不樂聞公議正論而有時不容非不堲讒
說殄行而未免誤聽非不欲報復陵廟讐恥而不
免畏怯苟安非不欲愛養生靈財力而未免歎息
愁怨凡若此類不一而足願陛下自今以往一念
之頃則必謹而察之此為天理耶為人欲耶果天

理也則敬以擴之而不使其少有壅閼果人欲也
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凝滯推而至於言語
動作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是裁之則聖心
洞然中外融徹無一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間而
天下之事將惟陛下之所欲為無不如志矣又言
置將之權旁出閹寺上曰這箇事却不然盡是採
之公論如何由他對曰彼雖不敢公薦然皆託於
士大夫之公論而實出於此曹之私意且如監司
守臣薦屬吏盖有受宰相臺諫風旨况此曹奸僞
百出何所不可臣往蒙賜對亦嘗以此為說聖諭
謂為不然臣恐疏遠所聞不審退而得之士大夫
與夫防夫走卒莫不為然獨陛下未之知耳至去
者未遠而復還謂甘昪問上曰陛下知此人否上
曰固是但漏洩文書乃是他子弟之罪對曰豈有

子弟有過而父兄無罪然此特一事耳此人挾勢為奸所以為盛德之累者多矣上曰高宗以其才薦過来對曰小人無才尚可有才鮮不為惡至當言責者懷其私以緘默奏曰陛下以曾任知縣人為六院察官闕則取以充之雖曰親擢然其途轍一定宰相得以先布私恩於合入之人及當言責往往懷其私恩豈肯言其過失上曰然近日之事可見矣至知其為賢而用之則用之惟恐其不速聚之惟恐其不多知其為不肖而退之則退之唯恐其不早去之惟恐其不盡奏曰豈有慮君子太多須留幾箇小人在裏至軍政不脩士卒愁怨曰主將刻剥士卒以為苞苴陛轉階級皆有成價上曰却不聞此果有時豈可不理會卿可子細採探来說末後辭云照對江西係是盜賊刑獄浩繁去

處久闕正官臣今迤邐前去之任不知有何處分
上曰卿自詳練不在多囑○是行也有要之於路
以正心誠意上所厭聞戒以勿言者朱子曰吾平
生所淂惟此四字豈可回互而欺吾君及奏上未
嘗不稱善除兵部郎官以足疾丐祠乙亥依舊職名江西提點刑獄仍給還改官後不曾陳乞磨勘當日申免謝辭○前數日兵部侍郎林栗
與朱子論易及西銘不合栗怒至是遣吏抱印來
迫以供職時朱子以足疾甚在告申部乞候疾愈
不聽翌日栗跡其欺慢請行罷逐故事無以侍郎
劾本部郎者滿朝皆駭笑之於是朱子請祠併進
呈上曰林栗似過當丞相周必大奏熹上殿之日
足疾未瘳強勉登對上曰朕亦見其跛曳時上意

方嚮朱子欲易他部丞相請授以前江西之命仍舊職名七月在道辭免新任

○八月以足疾丐祠除直寶文閣主管西京崇福宮辭磨勘及職名皆不許轉朝奉郎先是朱子行且辭曰論者謂臣事君無禮爲人臣子有此名罪當誅戮豈可復任外臺耳目之寄上覽之諭宰執曰林栗章初未降出何得外廷喧播或對以栗在漏舍宣言章疏人人知之上不悅太常博士葉適上疏極言栗以私意劾熹所言不實侍御史胡晉臣論栗狠愎自用黨同伐異之論乃起於論思獻納之臣無事而指學者爲黨㝡人之所惡聞所謂天下本無事庸人擾之耳栗遂罷去詔朱某力疾入對奏劄皆

論新任職事朕諒其誠復從所請可疾速之任固辭足疾不任起發復丐祠除直寶文閣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時廟堂知上眷厚憚朱子復入故為兩罷之策焉**九月復召辭**初朱子之去上悟其故至是復召之朱子以為遷官進職皆為許其閑退方竊難進易退之褒復為彈冠結綬之計則其為世觀笑不但往來屑屑之譏**十月受職名○十一月趣入對再辭上封事**初朱子入奏事迫於疾作嘗面奏以為口陳之說有所未盡乞具封事以聞至是再辭遂併具封事投匭以進其畧曰令天下大勢如人有重病內自心腹外達四肢無一毛一髮不受病者臣敢以天下之大本與今日之急務為陛下言之蓋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務則

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綱維變化風俗愛養民
力脩明軍政六者是也古先聖王兢〻業〻持守
此心雖在紛華波動之中幽獨得肆之地而所以
精之一之克之復之如對神明如臨淵谷猶恐隱
微之間或有差失而不自知是以建師保之官列
諫諍之職凡飲食酒漿衣服次舍器用財賄與宦
官宮妾之政無一不領於冢宰使左右前後一動
一靜無不制以有司之法而無纖芥之隙瞬息之
頃得以隱其毫髮之私陛下之所以精一克復而
持守其心果有如此之功乎所以脩身齊家而正
其左右果有如此之效乎宮省事禁臣固不得而
知然爵賞之濫貨賂之流閭巷竊言久已不勝其
籍〻則陛下所以脩之家者恐其未有以及古之
聖王也至於左右便嬖之私恩遇過當此輩但當

使之守門傳命供掃除之役不當假借崇長使得
逞邪媚佞淫巧於內以蕩上心立門庭招權勢於
外以累聖政陛下不悟反寵暱之以是為我之私
人至使宰相不得議其制置之得失給舍不得論
其除授之是非則陛下所以正其左右未能及古
聖王又明矣至於輔翼太子則自王十朋陳良翰
之後宮僚之選號為得人而能稱其職者蓋已鮮
矣而又時使邪佞儇薄闒冗庸妄之輩或得參錯
於其間所謂講讀亦姑以應文備數而未聞其有
箴規之効至於從容朝夕陪侍遊燕者又不過使
臣官者數輩而已夫立太子而不置師傅賓客則
無以發其隆師親友尊德樂義之心獨使春坊使
臣得侍左右則無以防其戲慢媟狎奇衺雜進之
害宜討論前典置師傅賓客之官罷去春坊使臣

而使詹事庶子各復其職至於選任大臣則以陛下之聰明豈不知天下之事必得剛明公正之人而後可任哉其所以常不得如此之人而反容鄙夫之竊位者直以一念之間未能撤其私邪之蔽而燕私之好便嬖之流不能盡由於法度故也至於振肅紀綱變化風俗則今日宮省之間禁密之地而天下不公之道不正之人頗乃得以窟穴盤據於其間及其作姦犯法則陛下又未能深割私愛而付諸外廷之議論正以有司之法是以紀綱不能無所撓敗紀綱不正於上是以風俗頹弊於下蓋其為患之日久矣而淅中為尤甚大率習為軟美之態依阿之言以不分是非不辨曲直為得計一有剛毅正直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間則群議衆排指為道學而加以矯激之罪十數年來以

此二字禁錮天下之賢人君子復如崇宣之間所
謂元祐學術者排擯詆辱必使無所容其身而後
已嗚呼此豈治世之事而尚復忍言之哉至於愛
養民力脩明軍政則自虞允文之爲相也盡取版
曹歲入窠名之必可指擬者號爲歲終羨餘之數
而輸之內帑顧以其有名無實積累掛欠空載簿
籍不可催理者撥還版曹以爲內帑之積將以備
他日用兵進取不時之須然自是以來二十餘年
內帑歲入不知幾何而認爲私貯典以私人宰相
不得以式貢均節其出入版曹不得以簿書勾考
其存亡其日銷月耗以奉燕私之費者蓋不知幾
何矣而曷嘗聞其能用此錢以易胡人之首如太
祖皇帝之言哉徒使版曹經費闕乏日甚督趣日
峻以至廢去祖宗以來破分良法而必以十分登

足為限以為未足則又造為比較監司郡守殿最之法以誘脅之於是中外承風競為苛急此民力之所以重困也諸將之求進也必先掊剋士卒以殖私財然後以此自結於陛下之私人而祈以姓名達於陛下之貴將貴將得其姓名即以付之軍中使自什伍以上節次保明稱其材武堪任將帥然後具為奏牘而言之陛下之前陛下但見其等級推先案牘具備則誠以為公薦而可以得人矣而豈知其諧價輸錢已若晚唐之債帥哉如此而望其脩明軍政激勸士卒以强國勢豈不誤耶凡此六事皆不可緩而本在於陛下之一心一心正則六事無不正一有人心私欲介乎其間則雖欲憊精勞力以求正乎六事亦將徒為文具而天下之事愈至於不可為矣疏入夜漏下七刻上已就

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楊復曰先生當孝宗初政囊封陛對皆陳復讎之義力辨和議之非其後迺置而不論何哉竊觀戊申封事有曰此事之失己在隆興之初不合遽然罷兵講和遂使宴安酖毒之害日滋日長坐薪嘗膽之志日遠日忘是以數年以来綱維解弛釁孽萌生區區東南事猶有不勝慮者何恢復之可圖乎此所以拳拳獨以天下之大本天下之急務為言也又曰大本誠正急務誠脩而治效不進國勢不強中原不復仇虜不滅臣請伏鈇鉞之誅以此言觀之先生曷嘗忘復讎之義哉但以事不可以幸成政必先於自治翼能如是則復中原滅仇虜之規模已在其中矣

日除主管西太一宮兼崇政殿說書辭時上已有倦勤之意

盖将以為燕翼之謀朱子因密草奏疏言講學以正心脩身以齊家遠便嬖以近忠直抑私恩以抗公道明義理以絶神姦擇師傅以輔皇儲精選任以明體統振紀綱以厲風俗節財用以固邦本脩政事以攘夷狄凡十事欲以為新政之助會執政有指道學為邪氣者力辭新命遂不果上○朱子當孝宗朝陛對者三上封事者三其初固以講學窮理為出治之大原其後則直指天理人欲之分精一克復之義其初固以當世急務一二為言其後則直指心術宮禁時政風俗披肝瀝膽極其忠鯁盖所望於君父愈深而其言愈切孝宗亦開懷容納武傅編摩秘省郎曹之除盖将引以自近守南康持淅東江西之節又知其不可強留而授之至是復有經帷之命朱子之盡心孝宗之受盡言

亦未為不遇也然朱子進言皆痛詆大臣近習孝
宗之眷愈厚而疾者愈深是以一日不能安其身
於朝廷之上而 始出太極通書西銘二書觧義以
孝宗內禪矣
授學者 初陸象山之兄九韶子美嘗有書與朱子
言太極圖說非正曲加扶掖終為病根意
謂不當於太極上更加無極二字朱子荅書云不
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以為萬化根本
不言太極則無極淪於虛寂而不能為萬化根本
又曰無極只是無形太極只是有理子美不以為
然而詆濂溪不已是復象山自謂其學少進因為
之申其辨以詆濂溪第一書有曰易之大傳曰形
而上者謂之道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一陰一陽
已是形而上者況太極乎極者中也言無極則是

言無中也豈宜以無極字加於太極之上無極二字出於老子聖人之書所無有也朱子荅書有云大傳旣曰形而上者謂之道矣而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此豈眞以陰陽爲形而上者哉正所以見一陰一陽雖屬形器然其所以一陰而一陽者是乃道體之所爲也故語道體之至極則謂之太極語太極之流行則謂之道雖有二名實無兩體周子所以謂之無極者正以其無方所無形狀以爲在無物之前而未嘗不立於有物之後以爲在陰陽之外而未嘗不行乎陰陽之中以爲通貫全體無乎不在則又初無聲臭影響之可言也今乃深詆無極之不然則是直以太極爲有形狀有方所矣直以陰陽爲形而上者則又眛於道器之分矣又於形而上者之上復有況太極乎之語則是又

以道上別有一物為太極矣如老子復歸於無極無極乃無窮之義非若周子所言之意也象山第二書有曰老氏以無為天地之始以有為萬物之母以常無觀妙以常有觀徼直將無字搭在上面正是老氏之學豈可諱也朱子荅書有曰詳老氏之言有無以有無為二周子之言有無以有無為一正如南北水火之相反更請子細着眼未可容易譏評也如曰未然則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各尊所聞各行所知無復可望於必同也以是歲事故附之

十六年己酉 朱子六十歲 正月除秘閣脩撰仍舊宮祠

○二月光宗即位拜祠命辭職名不允甲子序大

學章句○三月戊申序中庸章句二書之成久矣脩改不輟至是以穩愜於心而始序之二書又各有或問及中庸輯畧○序通鑑韻語四月再辭職名○五月從所請仍舊直寶文閣令學士院降詔獎諭詔詞云云以為寵卿以爵秩不若全卿名節之為尤美也乃上表謝閏五月覃恩轉朝散郎賜緋魚○八月除江東轉運副使再辭詔疾速之任任滿前來奏事朱子以祖鄉田產辭詔免廻避又以江東漕置司建康奄竪守行宮循習與監司帥守迭為賓主故不敢受十一月改知漳州再辭不允

以光宗初政再被
除命乃不敢辭

光宗紹熈元年庚戌朱子六十一歲四月到任首下教令數條臨漳素號道院比年風俗寖薄朱子以民未知禮至有居父母喪而不服縗經者首下教述古令禮律以開喻之又採古喪葬嫁娶之儀揭以示之命父老解說以訓子弟釋氏之教南方為盛男女聚僧廬為傳經會女不嫁者私為庵舍以居悉禁之俗為大變時即學校誨誘諸生如南康時其至郡齋請業問難者接之不倦又擇士之有行義知廉恥者使列學職為諸生倡學舊有東溪先生高登祠登以敢言忤秦檜貶死容州朱子旣為祠記至是奏乞褒贈以旌其節○按語錄云先生初

到時教習諸軍弓射分作三番每月輪番入教場挽弓及等者有賞不及者留射及等則止終不及者罷之兩月之間翕然都會射又熟聞知録趙師虙之爲人試之政事又得其實遂首擧之聞者無不心服

奏蠲減本州諸邑上供及經総制無額等錢四千七百餘緡

奏經界利害 初朱子爲同安簿已知經界不行之害及改命臨漳會臣僚有奏請行於閩中者詔監司條具利害以聞監司下其事於州朱子既至適與初意合即加訪聞講求纖悉畢究以至方量筭造之法盡得其說乃奏經界行否與詳畧之利害各一兩必可行之術三將不得行之慮一蓋謂田稅均則爲公私之利否則爲害行之詳則足爲一定之法行之畧則適

滋他日之弊故必盡行差官置局打量步畝攢造
畐帳三說而後可三者又各為條畫其便宜使之
無擾而辦但此法之行貧民下户雖所深喜而豪
民猾吏皆所不樂喜之者皆單弱困苦無能之人
故雖有懇誠而不能以言自達不樂者皆才力辯
智有餘之人故其所懷雖實私意而善為說詞以
惑羣聽恐脅上下務以必濟其私而賢士大夫之
喜安靜厭紛擾者又或不能深察其情而望風沮
怯例為不可行之說以助其勢此則誠不能無將
不得行之慮也蹠于朝久之未報又與政府劄子
云經界尤利害之大者退而講究巨細本末不敢
不盡規模措畫蓋已十八九成矣鄙意無他蓋以
本州田稅不均隱漏官物動以萬計公私田土皆
為豪宗大姓詭名冒占而細民產去稅存或更受

俵寄之租困苦狼狽無所從出州縣旣失經常之入則遂多方擘劃取其所不應取之財以足歲計如諸縣之科罰州郡之賣塩是也上下不法莫能相正窮民受害有使人不忍聞者某自到官蓋嘗反覆討論欲救其獘而隠度郡計八不支出乃知若不經界實無措手之地所以前此申奏欲得及此秋冬之交早賜行下○嘗於州治射堂之後圃畫為井字九區中區石甃為高壇後區為茆庵庵三揔左揔櫺為泰卦右為否卦後為復卦前為剝卦庵前接為小屋前區為小茆亭左右三區各列植桃李而間以梅九區之外圍繞植竹嘗笑謂諸生曰上有九疇八卦之象下有九丘八陣之法按此條未詳何年月以與經界事相類故附焉○五月䟦陰符經說　十月以地震及

足疾不能赴錫宴自劾仍丐祠不允○郡刋四經

四子書成壬辰奉以告于先聖其文畧曰恭惟六經大訓炳若日星不幸前遭秦火煨燼之厄後羅漢儒穿鑿之謬不惟微詞奧旨莫得其傳至於篇帙之次亦復殽亂云云又各為說繫于後以曉世之學者易取古文分經傳為十二篇其說曰易經本為卜筮而作皆因吉凶以示訓戒故其言雖約而所包甚廣夫子作傳亦畧舉其一端以見凡例而已然自諸儒分經合傳之後學者便文取義往往未及玩心全經而遽執傳之一端以為定說於一卦一爻僅為一事而易之為用反有所局而無以通乎天下之故若是者某蓋病之詩書皆取序合為一篇寘諸經後其論書曰漢儒以

伏生之書為今文而謂安國之書為古文以今考
之則今文多艱澁而古文反平易或者以為今文
自伏生女子口授鼂錯時失之則先秦古書所引
之文皆已如此或者以為記録之實語難工而潤
色之雅詞易好則暗誦者不應偏得所難而考文
者反專得其所易是皆有不可知者至諸序之文
或頗與經不合而安國之序又絶不類西京文字
亦皆可疑讀者姑務沈潛反覆乎其所易而不必
穿鑿傅會於其難可也春秋則出左氏經文別為
一書以踵三經之後四子則謂程子之教人必先
使之用力乎大學論語孟子中庸之書然後及乎
六經蓋其難易遠近大小之序固如此而不可亂
也然讀者不先於孟子而遽及中庸則亦非所以
為入道之漸○按語録云某如今方見得聖人一

言一字不吾欺只今六十一歲方理會得恁地又曰某覺得今年方無疑又曰某當初講學也豈意到這裏幸而天假之年許多道理在這裏今年頗覺勝似去年去年勝似前年

列上釋奠禮儀數事 先是守南康日嘗言之朝乞取政和新儀鏤版須下而本書多牴牾復以告焉則莫之省至是列上釋奠數事且移書禮官督趣乃得頗爲討究則淳熙所鏤之板已不復存百計索之然後得諸老吏之家又以議論不一越再歲乃能定議條奏得請施行而主其事者適徙他官因格不下

冬有旨本州先行經界 朱子以閩南春早事已無及請益講究俟嗣歲行之先是條畫經界當行之事鉅細畢備徧榜州縣貧民下戶莫不深喜而寓公豪右兼併侵

漁者所不便旣為異論以搖之州人有居要路者韋其有是請亟啓從之後遂有言經界不便者詔寢其事而三州經界竟不行如所料云

二年辛亥 朱子六十二歲 春復陳君擧書 朱子往歲聞陳傅良君擧嘗著詩說以書問之至是書來報云來徵詩說年來或與士友言之未嘗落筆愚見顧以雅頌之音簫勺羣慝訓詁章句付之諸生又謂二十年間聞見異同無從就正間欲以書扣之念長者前有長樂之爭後有臨川之辯他如永康往還動數千言更相切磋未見其益而學者轉相夸毗浸失本旨蓋刻畫太精頗傷簡易矜持已甚反涉吝驕以此益覺書不能宣要須請見究此衷曲耳朱子答書云嘗

謂人之為學若從平實地上循序加功則其日前
雖未見日計之益而積累工夫漸見端緒自然不
假用意裝點不待用力支撑而聖賢之心義理之
實必皆有以見其確然而不可易者至於講論之
際心即是口口即是心豈容別生較計依違遷就
以為諧俗自便之計耶今人為學既已過高而傷
巧是以其說常至於依違遷就而無所分別盖其
胷中未能無纖芥之疑有以致然非獨以避咎之
故而後說於辭也若某之愚自信已篤向来之辯
雖至於遭讒取辱然至於今日此心耿耿猶恨其
言之未盡不足以暢彼此之懷合異同之趣而不
敢以為悔也不識高明何以教之惟盡言無隱使
得反復其說千萬幸甚老病幽憂死亡無日念此
大事非一人私說一朝淺計而終無面寫之期是

以冒致愚悃鄉風引領不勝馳情後無聞
焉○二月與趙帥書論招州軍募江戍　三月復
除秘閣修撰宮觀正月長子埜卒于婺州訃至即以繼體服斬衰丐祠歸治喪塟
遂除秘撰主管南京鴻慶宮任便居住　四月拜祠命辭職名觧組而
歸朱子去郡即辭免職名盖上初政嘗申是命朱子力辭已降褒詔從其請難以復受辭至于再
是月與留丞相書云論譔華資所不當得然亦且
得去此只俟受命一面控辭而於前路聽從欲之
報也又蒙垂諭深以士大夫之朋黨為患某竊謂
朋黨之禍止於縉紳而古之惡朋黨而欲去之者
往〃至於亡人之國盖不察其賢否忠邪而惟黨
之務去則彼小人之巧於自謀者必將有以自盖

其迹而君子恃其公心直道無所回互徃徃反爲所擠而目以爲黨漢唐紹聖之已事蓋未遠也夫杜門自守孤立無朋者此一介之行也延納賢能黜退姦險合天下之人以濟天下之事者宰相之職也顧丞相先以分別忠邪賢否爲已任其果賢且忠耶則顯然進之惟恐其黨之不衆而無與共畱天下之事也其果姦且邪耶則顯然黜之惟恐其去之不盡而有以害吾用賢之功也不惟不疾君子之爲黨而不憚以身爲之黨不惟不憚以身爲之黨是又將引其君以爲黨而不憚也如此則天下之事其庶幾乎○朱子治漳僅及一朞以崇敎化正風俗爲先務南陬僻陋驟聞正大之論始而慕中而疑越半歲乃肅然以定僚屬厲志節而不敢恣所欲仕族奉繩檢而不敢干以私胥徒易

憲而不敢行奸豪猾斂跡而不敢冒法平時習浮屠為傳経禮塔朝嶽之會者在在為之屏息平時附鬼為妖迎遊於街衢而抄掠於閭巷者亦皆相視斂戢不敢輒舉良家子女從空門者各閉精廬或復人道之常四境狗偷之民亦望風犇遁改復生業化成而去漳民久思之○嘗病本州鬻鹽重為民害首罷瀬海十有一鋪其餘諸鋪欲俟経界正賦税均乃悉除之人以不及行為恨○所立社稷風雨雷師壇壝之制皆稽合古典可為世法五月帰次建陽寓同由橋○七月再辭職名詔論撰之職以寵名儒乃不敢辭○九月除湖南轉運副使辭不允再辭仍以漳

州經界不行自劾○秋冬累書與留丞相論出處

三年壬子 朱子六十三歲 二月乞補滿宮觀從之 先是詔漳州經界議行已久湖南使節事不相關可疾速之任遂有是請 始築室于建陽之考亭 先是韋齋嘗過而愛之書日記曰考亭溪山清邃可居故遷焉六月落成而居之○歸自臨漳學徒益盛始議建精舍于所居之旁以待来學者○跋趙直閣忠節録四月跋方季申所校韓文

陳同甫来訪 同甫名亮永康人以文雄浙間自負王覇之畧而任俠豪擧朱子往歲嘗與書箴其義利雙行王覇並用且謂漢唐行事非三綱五常之正以風切之同甫有書辨難朱子累

荅書極力開諭同甫雖不能改未嘗不心服每遇朱子生朝雖居千里外必遣人問遺歲以為常至是來訪○朱子嘗曰海內學術之弊不過兩說江西頓悟永康事功若不極力爭辨此道無由得明

十二月除知靜江府廣西經畧辭○孟子要畧成

按行狀不載此書大全集亦無序跋俟更考

四年癸丑朱子六十四歲正月有旨不許辭免疾速之任再辭○二月仍舊宮觀○七月序詩集傳十二月差知潭州湖南安撫辭或傳是冬使人自虜中回虜問南朝朱先生安在答以見擢用歸白

廟堂遂有是除以辭遠就近不為無嫌力辭

五年甲寅朱子六十五歲正月有旨不允再辭○二月詔

疾之任　詔長沙巨屏得賢為重往祗成命毋執謙辭可依已降指揮疾速之任○會洞獠侵擾屬郡恐其滋熾遂拜命四月啓行五月至鎭在途所次老稚塡擁幾不可行長沙士子夙知向學及鄰郡數百里間學子雲集朱子誘誨不倦坐席至不能容溢于户外士　遣諭洞獠降之猺人蒲来矢出省地作俗懽動　過或薦軍校田昇可用召問之以為可招期以某日不得以来將斬汝昇即以數十輩馳往取文書粗若告身者數道自隨

諭以禍福来矣喜聽命遂并其妻
子俘以至官給衣冠引赦不誅　更建嶽麓書院
書院本樞密劉公南軒先生舊規久浸廢墜擇士
之淳實者往整復之別置貢額以待不由課試而
入者其廩給與郡庠等後復更建於爽塏之地規
模一新焉○朱子窮日之力治郡事甚勞夜則與
諸生講論隨問而答畧無倦色每訓以切己務
實毋厭卑近而慕高遠懇惻至到聞者感動　奏
撥飛虎軍隸本路節制從之以本路別無軍馬唯賴飛虎軍以壯聲勢而乃遥隸襄陽不便遂有是請　六月申省乞歸田里不允　時孝宗
陞遐朱
子哀慟不能自勝又聞光宗以疾不能執喪中外
洶々益憂懼遂申省乞歸田里言天下國家所以

長久安寧唯賴朝廷三綱五常之教有以建立修
明於上然後守藩述職之臣有以禀承宣布於下
所以內外相維小大順序雖有強猾奸宄無所逞
志不然以一介書生置諸數千里軍民之上亦何
所憑恃而能服其衆哉又草封事極言父子天性
不應以小嫌廢過宮禮言頗切直後以寧宗即位
不果　七月寧宗即位召赴行在奏事辭上在藩邸
上　聞朱子名
德每恨不得為本宮講官至是首加召用○先是
蜀人黃裳為翊善善講說開導上學頗進一日光
宗宣諭曰嘉王進學皆卿之功裳謝曰進曰若欲
進德修業追蹤古先哲王則須尋天下第一等人
乃可光宗問為誰對曰朱某或言長沙之命亦頗
由此彭龜年繼為宮寮曰講魯莊公不能制其母

云毋不可制當制其侍御僕從上問此誰之說對曰朱某之說自後每講必問朱某之說云何盖傾心已久故履位之初首加迅召皆出上意也○跋東萊辨志録

考正太常所下釋奠申明指揮付學官遵行 先是漳州任内得請施行所列上釋奠禮儀既去官復格不下至是前太常博士詹體仁還為少卿乃復取往年所被敕命下之本郡然吏文重複繁冗幾不可讀且曰屬有大典禮未遑徧下諸州也既而朱子召還奏事行有日矣適苦目眚乃力疾躬為鉤校删剔猥穰定為數條以付州案仍移學官符屬縣且關帥司并下 巡内諸州僅畢而行則聞詹卿補外而奉常果不復下其書他州矣

録故死節五人為之立廟

東晋王敦之亂湘州刺史譙閔王司馬承起兵討
賊不克而死紹興初金賊犯順通判潭州事孟彦
卿趙民彦督兵迎戰臨陣遇害城陷之日將軍劉
玠兵官趙聿之巷戰罵賊不屈而死五人皆以忠
節歿於王事而從前未有廟貌乃牒本州於城隍
廟内創立祠堂家五人及考譙王本傳并家其參
佐數人侍左右各立位版記其官職姓名 八月除
奉祀如法後又請于朝賜廟額曰忠節
煥章閣待制兼侍講辭不允 力辭奏事之命兩旬不報遂東歸道中被
除命以為超躐不次之除不免冒昧之譏乞仍舊
奉祠行至信州有旨不允○跋南軒三家禮範
九月再辭有旨依已降指揮不允疾速供職 行且辭至

再且云陛下嗣位之初方將一新庶政所宜愛惜
名器若使倖門一開其弊豈可復塞至於博延儒
臣專意講學蓋將求所以深得親權者爲建極導
民之本思所以大振朝綱者爲防微慮遠之圖願
問之臣實資輔養用人或謬所繫非輕蓋朱子在
道聞南內朝禮尚闕近習已有用事者故預有是
言

是月晦次闕外 先是朱子行至上饒聞以內批
逐首相有憂色學者問其故曰
大臣進退亦當存其體貌豈宜如此或謂此蓋廟
堂之意曰何不風其請去而後許之上新立豈可
道之使輕逐大臣耶及至六和塔永嘉諸賢俱集
各陳所欲施行之策紛紜不決朱子曰彼方爲几
我方爲肉何暇議及此哉蓋是時近習
用事御筆指揮皆已有端故朱子憂之

十月朔乙

且帶舊職奏事己丑入國門辛卯奏事行宮便殿
其畧曰天運艱難國有大咎所謂天下之大變而
不可以常理處也太皇太后躬定大策皇帝陛下
寅紹丕圖所謂處之以權而庶幾不失其正者亦
曰陛下之心前日未嘗有求位之計今日未嘗忘
思親之懷耳充吾未嘗求位之心則可以盡吾負
罪引慝之誠充吾未嘗忘親之心則可以致吾溫
凊定省之禮始終不越乎此而大倫可正大本可
立矣陛下誠能動心忍性深自抑損所以自處常
如前日未嘗有位之時內自宮掖燕私之奉服食
器用之須不敢一旦而全享乎萬乘之尊專務積
其誠意期以格夫親心然後濬發德音痛自克責
嚴飭羽衛益勤問安視膳之行俯伏寢門怨慕號

泣雖勞且辱有所不憚然而親心猶未底豫慈愛猶未復初則臣不信也次言為學之道莫先於窮理而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讀書之法莫貴於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則又在於居敬而持志此不易之理也夫自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以至於出入起居應事接物之際莫不各有理焉有以窮之則知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而無纖芥之疑善則從之惡則去之而無毫髮之累此為學所以莫善於窮理也至論天下之理則其粲然之跡必然之效蓋莫不具於經訓史冊之中欲窮天下之理而不即是以求之則是正墻面而立耳此窮理所以必在於讀書也若夫讀書則其好之者不免夫貪多而務廣誠能心潛於一久而不移自然漸漬浹洽心與理會而善之為勸者深惡之為戒者

切矣此循序致精所以為讀書之法也若夫致精
之本則在於心而心之為物至虛至靈神妙不測
常為一身之主以提萬事之綱而不可有頃刻之
不存者也誠能嚴恭寅畏不為物欲之所侵亂則
以之讀書以之觀理將無所往而不通以之應事
以之接物將無所施而不當矣此居敬持志所以
又為讀書之本也此數語者皆愚臣平生為學艱
難辛苦已試之效竊意聖賢復生所以教人不過
如此其三劉皆言湖南事宜○初朱子行至宜春
門人廬陵劉黻遮見請曰先生是行上虛心以待
敢問其道何先曰今日之事非大改更不足以悅
天意服人心必有惡衣服菲飲食卑宮室之志而
不敢以天子之位為樂然後庶幾積誠盡孝默通
潛格天人和同方可有為其事大其體重以言乎

輔養之功則非吾之所任以言乎啓沃之道則非吾之敢當然天下無不可為之時人主無不可進之善以天子之命召藩臣當不俟駕而往吾知竭吾誠盡吾力耳外此非吾所能預計也辭待制侍講不允壬辰辭待制職名乞改說書差遣事奏後面納劄子辭職名有旨依已降指揮不允日下供職乃受講筵職事又申省以為未得進說而先受厚恩萬一異時未效涓埃而疾病不支遂竊侍從職名而去則臣死有餘罪上手劄卿經術淵源正資勸講次對之職勿復牢辭以副朕崇儒重道之意乃拜命

上孝宗山陵議狀

趙彥逾按視謂土肉淺薄掘深五尺下有水石旋改新穴視舊僅高尺餘孫逢吉覆按亦乞少寬日

月別求吉兆有旨集議臺史憚之議遂中寢朱子竟上議狀言壽皇聖德神功宜得吉土以奉衣冠之藏當廣求術士博訪名山不宜偏信臺史固上誤國之言固執紹興坐南向北之說委之水泉砂礫之中殘破浮淺之地不報

辛丑受詔進講大學

庚子內引辛丑進講○故事講筵每遇隻日早晚進講及至當日或值假故即行權罷又大寒大暑亦繫罷講月分乃奏乞除朔望旬休及過宮日外不以寒暑雙隻月日諸色假故並令逐日早晚進講從之○朱子每講務積誠意以感悟上心以平日所論著者敷陳開析坦然明白可舉而行講畢有可以開益聖德者罄竭無隱上亦虛心嘉納

差兼實錄院同修撰辭不允

再辭不許遂拜命

覃恩授朝請郎甲辰例賜紫金魚袋乙巳晩講乞令後省看詳封事時以雷雨之異下詔求言因奏登極之初獻言者衆乞令後省官看詳擇其善者條上取旨施行庶聞者知勸直言日聞詔差沈有開劉光祖看詳限十日奏聞乞三年内賀禮並免瑞慶聖節前一日晩闕報來日百官稱賀朱子欲不出不可乃草劄子明日立班投進有旨却賀表不受末復請三年内賀禮並免節序進名奉慰庚戌講筵留身奏四事時有旨修葺東宮三數百間而諫臣黄度将論近習遽以特批逐之朱子不勝憂慮乃具奏四事其畧曰上帝震怒災異數出畿甸百姓饑餓流離太上皇帝未有

進見之期而壽皇在殯因山未卜几筵之奉不容少弛太皇太后皇太后皆以尊老之年煢然憂苦晨昏之眷尤不可闕不宜大興土木以適安便又壽康定省之禮所宜下詔自責頻日繼往顧乃逶迤舒緩無異尋常泛然而往泛然而歸太上皇帝聞之必以為此徒備禮而來實無必求見我之意其深閉固拒而不肯見固亦宜矣至於朝廷紀綱尤所當嚴上自人主以下至於百執事各有職業不可相侵今進退宰執移易臺諫皆出於陛下之獨斷而大臣不與謀給舍不及議正使實出於陛下之獨斷而其事悉當於理亦非為治之體況中外傳聞皆謂左右或竊其柄而其所行又未能盡允於公議乎至於攢宮之卜偏聽臺史謬妄之言墮其交結眩惑之計但欲於祐思諸陵之旁趲那

還就苟且了當旣不爲壽皇體魄安寧之慮又不爲宗社血食久遠之圖臣願陛下首罷修葺東宮之役而以其工料回就慈福重華之間草創寢殿一二十間使粗可居如是則上有以感格太上皇帝之心而速南內進見之期又有以致壽皇几筵之奉而盡兩宮晨昏之禮此一事也若夫過宮之計則臣又願陛下入宮之後暫變服色如唐肅宗之改服紫袍執鞚前馬者預詔近屬尊行之賢使之先入首白太上皇后然後隨之而入望見太上皇帝卽當流涕伏地抱膝吮乳以伸負罪引慝之誠而太上皇后宗戚貴臣左右環擁更進譬喩解釋之詞則太上皇帝雖有忿怒之情亦且霍然雲消霧散而懽意浹洽矣此二事也若夫朝廷之紀綱則臣又願陛下深詔左右勿預朝政而几號令

之弛張人材之進退則一委之二三大臣使之較量勿循已見此三事也若夫山陵之卜亦望先寬七月之期次默臺史之說別求草澤以營新宮使壽皇之遺體得安於內則宗社生靈皆蒙福於外矣此四事也皆今日最急之務切乞留神反復思慮斷而行之上為感動然卒無所施行

閏月

戊午朔晩講 是日講至盤銘日新曰論成湯有盤銘武王有丹書皆人主憂勤警戒之意○講及數次復編次成帙取旨進入上喜且令點句以來他日請問上曰宮中常讀之其要在求放心耳朱子頓首謝曰復奏疏勉上進德畧言願陛下日用之間語默動靜必求放心以為之本而於玩經觀史已用力處益用力焉數召大臣切劘治道俾陳今日要務畧如仁祖開天章閣故事至

於羣臣進對亦賜溫顔反覆詢訪以求政事之得失民情之休戚而又因以察其人材之邪正短長庶於天下之事各得其理所以推廣上意焉○朱子謂門人曰上可與為善願常得賢者輔導天下有望矣

庚申早講辛酉晩講奏禮律嫡孫承重斬衰三年

禮經教令子為父嫡孫承重為祖父皆斬衰三年盖嫡子當為父後以承大宗之重而不能襲位以執喪則嫡孫繼統以代之執喪義當然也漢文短喪之後歷代因之天子遂無三年之喪為父且然則嫡孫承重從可知已人紀廢壞三綱不明千有餘年莫能釐正及我壽皇聖帝至性自天孝誠内發易月之外猶執通喪朝衣朝冠皆以大布超越千古拘攣牵制之獘革去百王衰陋卑

薄之風甚盛德也所宜著在方冊為世法程子孫守之永永無斁而間者遺詔初須太上皇帝偶違康豫不能躬就喪次陛下實以世嫡之重仰承大統則所謂承重之服著在禮律所宜一遵壽皇已行之法易月之外且以布衣布冠視朝聽政以代太上皇帝躬執三年之喪而一時倉卒不及詳議遂用漆紗淺黃之服不惟上違禮律無以風示天下且將使壽皇已革之弊去而復留已行之禮舉而復墜臣竊痛之然既往之失不及追改惟有將來啓殯發引禮當復用初喪之服則其變除之節尚有可議欲望陛下仰體壽皇聖孝成法明詔禮官稽攷禮律預行指定詔禮官討論後不果行○禮又書奏藁後云準五服年月格斬衰三年嫡孫為祖謂承重者法意甚明而禮經無文但傳云父歿

而爲祖後者服斬然而不見本經未詳何據但小記云祖父沒而爲祖母後者三年可以旁照至爲祖後者條下疏中所引鄭志乃有諸侯父有廢疾不任國政不任喪事之問而鄭荅以天子諸侯之服皆斬之文方見父在而承國於祖之服向來入此文字時無文字可撿歸来稽攷始見此說方得無疑乃知學之不講其害如此而禮經之文誠有闕畧不無待於後人向使無鄭康成則此事終未有決斷不可直謂古經定制一字不可增損也

奏疏論廟祧

禮官初請祧廟宣祖而祔孝宗繼復有請併祧僖宣二祖而正太祖祫享東向之位乞議祧主所歸者宰相趙汝愚素主此說給舍樓鑰陳傅良皆附和之癸亥當集議朱子度難以口舌爭乃辭疾不赴而入議狀以

為不祧僖祖則百事皆順一祧僖祖則百事皆舛
雖三年一祫太祖不得享時暫東向之禮而可以
遂其尊祖之心所謂祖以孫尊孫以祖詘者也又
訪得故大儒程頤之說或謂僖祖無功德頤謂今
日天下基本蓋出於此豈可謂無功德併其說上
之宰相不聽復奏疏論之臺諫因乞且依禮官初
議樓鑰獨乞主併祧之說丙寅得旨来日内引丁
卯入對賜食上問外事人才畢請宣引之旨上於
榻後取文書一卷曰此卿所奏廟議也可細陳其
說初朱子既被旨恐上必問及乃取所論畫為圖
本貼說詳盡至是出以奏陳久之上再三稱善且
曰僖祖乃國家始祖高宗時不曾祧孝宗時亦不
曾祧太上皇帝時又不曾祧今日豈可容易可於
榻前撰數語俟經批出施行朱子方懲内批之弊

因乞降出劄子再令臣僚集議上亦然之旣退即以上意喻廟堂則聞已毀四祖廟而祔之别廟矣時相旣以王安石之論爲非異議之徒忌其軋已藉以求勝事竟不行天下恨之○又與汝愚書云祧廟之議上意已自開納而丞相持之不下便將太廟毁折及臺諌有言不知只作如何處分致後省復有云云猶其所言亦未敢深以熹說爲非但云未見本議欲乞降出而丞相又不肎降出便從其請以此而觀其罪不在樓陳而丞相實任之也然丞相以宗枝入輔王室而無故絟納鄙人之妄議毁撤祖宗之廟以快其私其不祥亦甚矣 甲子欲望神靈降歆永國祚於無窮其可得乎

在告乙丑直日准告封婺源縣開國男食邑三百

戊辰入史院朱子以實録院畧無統紀脩撰官
三貟檢討官四貟各欲著撰不相
統攝所脩前後往往不相應嘗與衆議欲以事目
分之譬之六部吏部專編差除禮部專編典禮刑
部專編刑法須依次序編排各具首末然後類聚
為書方有條理又如一事而記載不同者須置簿
抄出與衆會議然後去取庶幾存得總底在及置
六房吏若周官史幾人各掌其事時檢討官不從

○有擬上政府劄子除宮觀尋除寶文閣待制知江陵府湖
北安撫辭庚午面對乙亥直日丙戌晚講留身申言前疏乞賜施行既退即降御批朕憫
卿耆艾方此隆冬恐難立講已除卿宮觀可知悉
宰相趙汝愚留御劄固諫內侍王德謙徑遣付下

即附奏以謝仍申省照會遂行給事中樓鑰封還
録黄中書舍人鄧驛繼對奏留之上許除京祠已
而不下起居郎劉光祖又言之中書舍人陳傅良
再封還錄黄有旨依已降指揮工部侍郎黄艾因
對問所以逐朱某之驟上曰始除熹經筵爾今乃
事事欲與聞吏部侍郎孫逢吉亦上疏留又因講
權輿之詩反復以諷上曰朱某所言多不可用十
一月差知江陵府詔不候受告疾速之任○初上
之立也趙相求能通意於長信宮者知閤門事韓
侂胄自詭於太皇太后親屬也請効力遣入白不
許出遇内侍關禮于門告之故禮請獨入泣涕固
請太皇太后許之乃命復將侂胄入使喻意廟堂
其論遂定侂胄自謂有定策功且依托肺腑出入
宮掖居中用事朱子離長沙已聞之即惕然以為

憂因免牘上微寓其意及進對再三面陳之又約
吏部侍郎彭龜年請對白發其奸龜年出護使客
侂胄益得志時丞相方收召四方知名之士聚於
本朝海内引領以觀新政而事已多從中出朱子
旣屢言於上又數以手書遺生徒密白丞相當以
厚賞酬其勞勿使得預朝政且有分界限立紀綱
防微杜漸謹不可忽之意丞相方謂其易制所倚
以為腹心謀事之人又皆持祿苟安無復遠慮朱
子獨懷忠憤曰講畢奏疏極言之侂胄大怒陰與
其黨謀先去其為首者則其餘去之易耳乃於禁
中為優戲以熒惑上聽會朱子急於致君知無不
言言無不切頗見嚴憚而一時爭名之流亦潛有
甚間之意由是侂胄之計遂行及講筵留身再乞
施行前疏則内批徑下朱子旣去國彭龜年遂攻

佐冑因奏曰政緣陛下近日逐得朱某太暴故亦欲陛下亟去此小人旣而省劄直批龜年與郡佐冑由此聲勢益張羣憸附和并疑丞相視正士如深仇衣冠之禍蓋始此云○戊戌行至玉山邑宰司馬迈請為諸生講說辭不獲乃就縣庠賓位因學者所請問而發明道要聞者興起迈刻講義一篇以傳于世此乃朱子晩年教人親切之訓讀者其深味之 丁未還家辛未復辭前命仍乞追還新舊職名援伊川辭朝官例也十二月詔依舊煥章閣待制提擧南京鴻慶宮○竹林精舍成後更名滄洲○朱子旣歸學者甚衆至是精舍成率諸生行釋菜之禮以告成事其文曰後學

朱熹敢昭告于先聖至聖文宣王恭惟道統遠自
羲軒集厥大成允屬元聖述古垂訓萬世作程三
千其徒化若時雨維顏曾氏傳得其宗逮思及輿
益以光大自時厥後口耳失真千有餘年乃曰有
繼周程授受萬理一原曰邵曰張爰及司馬學雖
殊轍道則同歸俾我後人如夜復旦某以凡陋少
蒙義方中靡常師晩親有道載鑚載仰雖未有聞
賴天之靈幸無失墜逮茲退老同好鼎來落此一
丘群居伊始探原推本敢昧厥初奠以告虔庶其
昭格陟降庭止惠我光明傳之方來永永無斁今
以吉日恭脩釋菜之禮以先師兖國公顏氏郕侯
曾氏沂水侯孔氏鄒國公孟氏濂溪周先生明道
程先生伊川程先生康節邵先生横渠張先生温
國司馬文正公延平李先生從祀〇又精舍規約

憖肅置堂長以司之且書其門
符云道迷前聖統朋誤遠方来

寧宗慶元元年乙卯 朱子六十六歲 正月復乞追還舊職名
不允○二月荅曾致虗書論從祀畫像 三月再辭不允以議僖祖祧不合自
劾并罷中省有旨次對之職除授已久與廟議初
不相關依已降指揮不得再有陳請○先是吏部
取會磨勘至是轉朝奉大夫 五月乞致仕不允 初侂胄即欲併逐趙丞相而難
其辭及是誣以不軌竄永州中外震駭大權一歸
侂胄矣侂胄本武人志在招權納賄士大夫嗜利
無恥或素為清議所擯者乃教以除去異己者然
後可以肆志而莫予違陰疏姓名授之俾以次斥

逐或更道學之名曰僞學盖謂貪黷放肆乃人真情其廉潔好修者皆僞也於是羣小附和以攻僞干進者蠭起而大府寺丞呂祖儉以論救丞相趙韶州朱子自以蒙累朝知遇之恩且尚帶從臣職名義不容嘿乃草封事數萬言極陳姦邪蔽主之禍曰以明丞相之寃子弟諸生更進迭諫以為必且賈禍朱子不聽蔡元定入諫請以蓍決之遇遯之家人朱子默然退取奏藁焚之更號遯翁遂以疾丐休致云

七月復辭職名并乞休致 詔辭職謝事非朕優賢之意不得再有陳請

九月乞鐫職名 以嘗妄議山陵自劾待罪乞鐫職名詔無罪可待餘依已降指揮

十一月再辭職名 又言已罷講官不敢復帶侍從職名詔從之

十二月詔依舊充秘閣修撰宮觀制詞有大遜如慢小遜如偽等語中書舍人傅伯壽所行也初作胄猶未敢有加罪朱子之意遜牘再上皆有褒詞廟堂寄聲云朝廷欲以此別真偽望體此意勿固辭朱子辭益力廟堂不樂伯壽嘗執弟子禮恨不薦己因行詞以逢迎之是後小人始敢直詆朱子矣是歲楚辭集註成又有辯證及後語〇揚揖跋云慶元乙卯揖侍先生于考亭精舍時朝廷治黨人方急丞相趙公謫死于永先生憂時之意屢形於色忽一日出示學者以所釋楚辭一篇某退而思之先生平居教學者首以大學語孟中庸四書次而六經又次而史傳至於秦漢以後詞章特餘論及之耳乃獨為楚辭解釋其義何也然先生

終不言某輩亦不敢竊有請
焉楫之言婉而深故録之

二年丙辰朱子六十七歲二月申省乞改正已受從臣恩數言昨来疏封錫服封贈蔭補磨勘轉官恩數皆當改正不許十二月褫職罷祠先是臺臣擊偽學既榜朝堂未幾張貴模指論太極圖說之非省闈知貢舉葉翥倪思劉德秀
奏論文弊復言偽學之魁以匹夫竊人主之柄鼓
動天下故文風未能丕變乞將語錄之類並行除
毀是科取士稍涉義理者悉見黜落六經語孟中
庸大學之書為世大禁士子避時所忌文氣日卑
臺諫洶洶爭欲以朱子為奇貨門人楊道夫聞鄉
曲射利者多撰造事迹以投合言者之意亟以書

告朱子報曰死生禍福久已置之度外不煩過慮
然久之相顧不敢發獨胡紘草疏將上會遷去不
果沈繼祖以追論伊川得爲察官紘以藁授之繼
祖銳於進取意謂立可致富貴遂奏乞褫職罷祠
從之○蔡元定隱居不仕亦特編置道州善類重
足以立○董銖曰僞學之說盖拾劉德秀鄭丙陳
賈之緒餘始猶未敢誦言姓名是猶有善惡之心
也至是沈章無所忌憚則幾於無是非之心矣然
先生之學之行卓然在世果何
傷於日月乎○作皇極辨後記是歲始修禮書名
儀禮經傳通解其書大要以儀禮爲本分章附疏
而以小戴諸義各綴其後其見於他篇及他書可
相發明者或附於經或附於義其外如弟子職保
傅傳之屬又自別爲篇以附其類其目有家禮鄉

禮學禮邦國禮王朝禮喪禮祭禮大傳外傳其大體已具者盖十七八○先是草奏欲乞修三禮曰遭秦滅學禮樂先壞漢晋以来諸儒補緝竟無全書其頗存者三禮而已周官一書固爲禮之綱領至其儀法度數則儀禮乃其本經而禮記郊特牲冠義等篇乃其義說耳前此猶有三禮通禮學究諸科禮雖不行而士猶得以通習而知其說熈寧以来王安石變亂舊制廢罷儀禮而獨存禮記之科棄經任傳遺本宗末其失已甚而慱士諸生又不過抹其虗文以供應舉至於其間亦有因儀法度數之實而立文者則咸幽冥而莫知其源一有大議率用耳學臆斷而已若乃樂之爲教則又絕無師授律尺短長聲音清濁學士大夫莫有知其說者而不知其爲闕也故臣頃在山林嘗與一二

學者考訂其說欲以儀禮為經而取禮記及諸經史雜書所載有及於禮者皆以附於本經之下具列注疏諸儒之說畧有端緒而私家無書檢閱無人抄寫久之未成會蒙除用學徒分散遂不能就而鍾律之制則士友間亦有得其遺意者竊欲更加參考別為一書以補六藝之闕而亦未能具也欲望聖明特詔有司許臣就祕書省關借禮樂諸書自行招致舊日學徒十餘人踏逐空閑官屋數間與之居處令其編類可以興起廢墜垂之永久使士知實學異時可為聖朝制作之助則斯文幸甚會去國

不及上

三年丁巳朱子六十八歲正月按是月朔旦朱子書於藏書閣下東楹曰周敬王四

十一年壬戌孔子卒至宋慶元三年丁巳一千六百七十六年此其憂傷微意可見矣○跋河圖洛書

拜命表謝畧云雖補過以修身無及桑榆之暮景然在家而憂國未忘葵藿之初心○前數日之夕朱子方與諸生講論有以小報来者畧起視之復坐講論如初翼旦諸生乃知有指揮後竟無告命盖掖垣不敢秉筆公論焉可誣也

别蔡元定於寒泉周易參同契考異成郡縣逮捕元定甚急元定色不為動既行朱子與甞所游百餘人會別淨安寺坐方丈寒暄外無嗟勞語坐客感歎有泣下者朱子微視元定不異平時因曰朋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之矣明日獨與元定會宿寒泉相與訂正參同契終夕不寐次年元

定卒於春陵朱子為之哀慟元定從游最久精識
博聞同輩皆不能及義理大原固已心通意解尤
長於天文地理樂律曆數兵陣之說凡古書盤錯
肯綮學者讀之不能以句元定爬梳剖析細入秋
毫莫不暢達朱子論易推本河圖洛書邵氏皇極
經世書先天圖往往多自與元定往復而有發焉
故其歿也恨無與晤語者其沒也祭之以為精詣
之識卓絕之才不可屈之志不可窮之辯不復可
見並游之好同志之樂已矣已矣蓋深致其哀焉
○八月跋袁機仲所校參同契○時黨禁益譁稍
稱善類斥逐無遺至薦舉考校皆為厲禁朱子方
與同志講道於竹林精舍不為輟或勸以謝絕生
徒儉德避禍者朱子曰禍福之來命也或又微諷
先生有天生德於予底意思却無微服過宋之意

曰某不曾上書自辨又不曾作詩謗訕只與朋友
講習古書說道理更不教做却做何事又與留丞
相書云某自少鄙拙凡事不能及人獨聞古人為
己之學而心竊好之又以為是乃人之所當為而
力所可勉遂委已從事焉庶幾粗以塞其受中以
生之責初不敢為異以求名也旣而閭里後生有
相問者因以所聞告之而流傳之誤乃有自遠至
者其才之高下質之厚薄雖為不同然皆以是心
至某不得拒也不謂某之無狀偶自獲罪於世而
詿誤連染上累斯道下及衆賢例得詭僞之名抵
以不道之法至有初不相識而橫罹其禍者杜門
循習私竊負愧雖欲悔之而厥路無繇矣顧其繼
而来者又未忍卻然每對之未嘗不笑其愚而又
憐彼之愚甚於熹也今幸旬月以来各以事歸計

亦聞知外間風色自不敢復來矣 是歲韓文考異成

四年戊午 朱子六十九歲 集書傳 按大全集止載二典禹謨金縢召誥洛誥武成諸說又蔡九峯書傳序云慶元己未冬先生令沈作書集傳又云二典禹謨先生蓋嘗是正而此乃云集書傳俟更考 十二月乞致仕 以年及七十申建寧府乞保明申奏致仕○記外祖祝公遺事○是歲荅李季章書云親舊凋零如蔡季通呂子約皆死貶所令人痛心益無生意所以惜此餘日正為所編禮傳已畧見端緒而未能就若更得年餘間未死且與了却亦可瞑目矣

五年己未 朱子七十歲 四月詔從所請 朱子初擬名在謫籍不敢陳請

繼以尚帶階官義當納祿有旨依所乞守朝奉大夫致仕有致仕謝表 始用野服見客 榜畧云滎陽呂公嘗言京洛致仕官與人相接皆以閑居野服為禮而歎外郡或不能然其指深矣又謂上衣下裳大帶方履比之涼衫自不為簡其所便者但取束帶足以為禮解帶足以燕居而已且使窮鄉下邑得見祖宗盛時京都舊俗其美如此亦補助風教之一端也○十二月作皇考朱公行狀

六年庚申 朱子七十一歲 正月作聚星亭贊 考亭陳氏故有離榭名曰聚星亭至是作新之朱子為本原荀陳事迹畫著屏上而為之贊末云彧乃附曹群亦忘漢嗣守之

難古今共嘆又曰高山景行好德所同課忠責孝
獨槩予裒百爾窺臨鏡考毋怠死國承家永奉明
戒其意蓋　三月辛酉改大學誠意章戊午歲嘗與
有在矣　　　　　　　　　　　　廖德明帖云
大學又修得一番簡易平實次第可以絶筆是日
改誠意章午刻疾甚不能興○先是己未夜為諸
生說太極啚庚申中夜復說西銘甚詳且言為學之
要惟事事審求其是決去其非積集久之心與理
一自然所發皆無私曲聖人應　甲子以疾終于正
萬事天地生萬物直而已矣
寢前夕癸亥精舍諸生入問疾告之曰誤諸君遠
来然道理亦止是如此但相倡率下堅苦工夫
牢固着足方有進步處諸生退乃作三書一與子
在令早歸收拾遺文一與黃榦令更加勉力且云

吾道之託在此吾無憾矣及今收禮書底本踵而成之其書界行開具逐項合修條目且封一卷往為式一與范念德托寫禮書甲子即命移寢中堂黎明諸生復入問疾因請曰先生之疾革矣萬一不諱當用書儀乎朱子搖首然則當用儀禮乎亦搖首然則以儀禮書儀參用之乎乃頷之就枕誤觸巾目門人使正之揮婦人無得近諸生揖而退良久恬然而逝午初刻也享年七十有一送終諸事皆用遺訓焉是歲大風拔木洪流崩岸哲人之萎豈小變哉○朱子平居惓惓無一念不在於國聞時政之闕失則戚然有不豫之色語及國勢之未振則感慨以至泣下然自少即以興起斯文為已任俛焉孜孜不知老之將至若不屑於斯世者及其出而事君則竭忠盡誠不顧其身推以臨民

則除其疾苦而正其風俗未嘗不欲其道之行也雖遇知於人主而不容於邪枉故自筮仕以至屬纊五十年間歷事四朝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於朝者四十日而已豈非天將以斯人紹往聖之統覺來世之迷故嗇之於彼而厚之於此歟○初居崇安五夫榜其讀書之室曰紫陽書堂以新安有紫陽山識鄉關常在目也後得地於建陽蘆峰之巓曰雲谷曰創草堂扁以晦庵自稱雲谷老人亦曰晦翁旣又得武夷五曲之地結廬其間曰武夷精舍晚卜築于考亭又曰滄洲精舍時號滄洲病叟最後揲蓍遇遯之家人因更號遯翁○按語錄云先生每日早起升影堂率子弟以次列拜炷香又拜而退登閣拜先聖像方坐書院受早揖飲湯少坐月朔影堂薦酒果望日則薦茶有時物薦新而

後食又按呉壽昌云先生每觀一水一石一草一木稍清陰處竟日目不瞬飲酒不過兩三行又移一處大醉則趺坐高拱經史子集之餘雖記録雜說舉輙成誦微醺則吟哦古文氣調清壯其所聞見則先生每愛誦屈原楚騷孔明出師表淵明歸去來辭并杜子美數詩而已此二條歲月無考故附于末

十一月壬申葬于建陽縣唐石里之大林谷

送者幾千人〇言者誤以為歸葬婺源奏乞約束會葬

嘉泰二年壬戌十月除華文閣待制與致仕恩澤

先是時論欲稍示更張以就平遂有此除郡不申殁故以生存出命

嘉定元年戊辰十月詔賜謚與遺表恩澤 謚曰文○自作

胄伏誅天下稱快朱子忠誠先見始得纍白于世

三年庚午五月贈中大夫寶謨閣直學士 後以明堂恩累

贈通議大夫

理宗寶慶三年丁亥正月贈太師追封信國公 御筆指揮

見後第九卷

紹定三年庚寅九月改追封徽國公 用鄒兖例制詞見後第九

卷

淳祐元年辛丑正月詔學宮列之從祀三省同奉御筆指揮見後第九卷

元至正二十二年壬寅二月改追封齊國公制詞見後第九卷○按今制兩京國子監天下府州縣廟學及徽建祠宇俱稱徽國文公而齊國之號未聞革於何時嘗考汪春坊仲魯文公家廟記作於洪武丙辰之歲則稱徽國唐山長仲紫陽書院記作於洪武己未之歲則稱齊國蓋當時未有定制故稱謂不同如此然其後卒仍徽國之舊者意必元籙既訖

聖明繼興雖有勝國封誥而天下諸司循襲已久莫
之或從且以徽為文公父母邦以之封國於義實
協而改封曰齊殊無意謂故邪其實封齊故號未
之有革觀仲所稱可見矣姑識之以俟知者正焉